

十七世紀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研究

方 真 真*

摘 要

1571 年西班牙人征服馬尼拉，不僅拉近西班牙與亞洲的距離，也因美洲白銀流入提升了馬尼拉的經貿地位。1580 年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 (Felipe II, 1556-1598) 自封為葡萄牙國王；而西葡合併後，開闢了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也開啓了葡屬印度往返馬尼拉的航線。到了十七世紀後期，印度往返馬尼拉的貿易網絡出現了轉變，原本掌握此航線的葡萄牙人逐漸被穆斯林商人和亞美尼亞商人所取代，這種變化可見於十七世紀馬尼拉的西班牙海關紀錄與帳簿。究竟十七世紀南亞往返馬尼拉貿易的航線和船隻有哪些？馬尼拉對南亞的貿易種類與消費需求為何？本文主要運用十七世紀的西班牙手稿來討論上述問題。

從十七世紀馬尼拉的海關紀錄與帳簿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一）1640 年以前，從南亞赴馬尼拉的商船主要來自葡屬印度的果阿、Cochin 和科羅曼德爾海岸的 Negapatan，這些船隻多掌握在葡萄牙人的手中。葡萄牙人除了將奴隸銷到馬尼拉，也幫西班牙人購買所需的印度商品和火器，這些商品的需求多與當時菲律賓的西班牙軍隊不斷往外軍事探險與征服有關。（二）1640 至 1670 年間，隨著葡萄牙的脫離西班牙統治以及荷蘭人的佔領麻六甲，重挫了南亞與馬尼拉的貿易，兩地貿易處於停滯狀態。（三）1670 年代末起，南亞與馬尼拉的貿易逐漸展開，到了 1680 年代印度的布料和紡織品大量傾銷到馬尼拉，尤以 cambayas 和 elefantes 最多。此期間船隻多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 Madrastapatan 和 Portonobo 兩港口，其次，來自蘇拉特的商船也不少。科羅曼德爾海岸至馬尼拉航線多由亞美尼亞人所控制，摩爾人則對蘇拉特到馬尼拉的航線相當熟悉。

關鍵詞：馬尼拉、南亞、帆船貿易、葡萄牙人、亞美尼亞人、穆斯林商人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感謝兩位審查人提供的意見。本文為 2013/08/01-2014/12/31 成大人社中心研究計畫「十七世紀馬尼拉海港、商人與貨品：以西班牙史料為討論中心」（計畫編號教育部編號 H101-A304&成大人社中心編號 FD101037）之研究成果，僅此申謝。此文曾於 2016 年 11 月 4-5 日以〈十七世紀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初探〉一文發表於「新絲路新思路：成功大學 2016 世界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於會後將前文作了修改，並參酌審查人的意見再作修正。

The Trade between Manila and South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ang, Chen-chen*

Abstract

The conquest of Manila in 1571 by the Spaniards brought Spain closer to Asia at a time when the influx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the region enhanced the importance of Manila's economic situation. The union of the kingdoms of Spain and Portugal under Philip II (Felipe II, 1556-1598) in 1580 inaugurated trading operations between Macao and Manila as well as the navigation route between Portuguese India and Manila. By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trade network between India and Manila, which had been dominated by the Portuguese, was gradually taken over by Muslim and Armenian traders. This change is documented in Manila's seventeenth-century Spanish customs records and account books. How many shipping routes and vessels existed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trade between South Asia and Manila? What varieties of goods and consumption demands were in Manila's trade with South Asi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y examining seventeenth-century Spanish manuscripts.

By analyzing the records and official account books at the Manila Customs House, we made the following three findings : (1) before 1640, most of the ships that set sail to Manila came from Portuguese India's Goa, Cochin, and Negapatan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These ships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Portuguese. Apart from selling slaves in Manila, the Portuguese also bought Indian goods and weapons in order to re-sell them to the Spaniards. These goods were used in the many expeditions and conquests made by the Spanish military in the Philippines; (2) between 1640 and 1670, following the Portuguese separation from Spain and the occupation of Malacca by the Dutch, the South Asian-Manila trade stagnated; (3) in the late 1670s, the South Asia-Manila trade revived. In the 1680s, large quantities of Indian textiles were dumped in Manila, especially cambaya and elephant cloth. By then, ships mostly came from the Coromandel Coast, especially from the ports of Madrastapatan and Portonobo. Some others came from Surate. The route from the Coromandel Coast to Manila was controlled by the Armenians, whereas the route from Surate to Manila was controlled by the Moors.

Keywords: Manila, South Asia, Junk Trade, Portuguese, Armenians, Muslim Traders

*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壹、前言

十六世紀中葉，馬尼拉只是一個位在巴色河 (Rio de Pasig) 岸邊、信仰著伊斯蘭的小漁村，它由 Raha Sulayman 伊斯蘭王國所統治。1565 年，Miguel López de Legazpi 征服宿霧 (Cebu)，同年聖奧古斯丁會修士 Andrés de Urdaneta 發現由太平洋北部從亞洲到美洲較安全又快速的回程航線。1570 年，西班牙人抵達馬尼拉；隔年 5 月，佔領了馬尼拉。隨著西班牙人征服馬尼拉，不僅拉近西班牙與亞洲的距離，也因美洲白銀流入提升了馬尼拉在東亞的經貿地位。按 Carlos Prieto 書中所提：

從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因大帆船貿易的興起，在馬尼拉有三條主要商業路線：一到印度支那，它聚集了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品；一到中國；另一到日本。來自中國的重要商品賣到馬尼拉後，再從馬尼拉轉販至墨西哥。¹

從前述也可理解為何目前我們所見的多數研究成果是關於西屬菲律賓史、中國或華人与西屬菲律賓貿易、抑或馬尼拉大帆船的貿易研究。如果讀者想了解近代初期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除了極少數著作會約略提到十七世紀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如法國學者 Pierre Chaunu 的書曾列出印度各地赴馬尼拉的船隻數和所徵的商品稅，²實際上，這個議題以往多仰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從南亞出航的港口來研究，³因沒有充分運用西班牙檔案，其論述仍有所欠缺。

奇怪的是，Pierre Chaunu 書中的印度（法文 Inde）除了現今印度各地，還包括孟加拉和麻六甲，⁴但他卻把東南亞其他地方，如中南半島的東京（指北越）、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暹羅歸入「印度支那 (Indochine)」，南洋群島的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望加錫、帝汶和摩鹿加則歸入「群島 (Insulinde)」。在中世紀的地理，India

¹ Carlos Prieto, *El Océano Pacífico: Navegantes Españoles del Siglo XVI*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75), pp. 94-95.

²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Par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VI^e Section. Centro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1960), pp. 152-173, 200-211.

³ Serafin D. Quiason 的書主要運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來討論 1644 至 1765 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到菲律賓的貿易情形，書中第二、三章與十七世紀有關，主要說明 1644 至 1708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與馬尼拉的貿易，只是此書缺乏對 1644 年以前的貿易論述。參見 Serafin D. Quiason, *English "Country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1644-1765*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66), pp. 5-61.

⁴ 明代文獻稱 Malaca (西班牙文) 或 Malacca (英文) 為「滿刺加」。

一詞代表的是所有位於埃及以東的土地，由此詞源葡萄牙人從 1500 年中後期將其所擁有的東方土地命名為 *Estado da Índia*。⁵ 十五世紀起西葡兩國開始往海外探險，並在亞洲建立殖民地，到了十七世紀歐洲其他國家，如荷蘭、英國等國相繼成立東印度公司，也紛紛往亞洲發展。西班牙文 *Indias* 就是源自於哥倫布到達美洲時誤將其認為東方的印度，之後西班牙人將此詞引申並涵蓋「西班牙在美洲和太平洋島嶼上的領土」，而且為了區隔而有西印度 (*Indias Occidentales*) 和東印度 (*Indias Orientales*) 之稱呼。西印度指的是美洲，東印度則涵蓋印度與亞洲島嶼。⁶ 在近代初期，不僅西班牙人將前述廣大的亞洲地區稱為東印度，葡萄牙人也是如此稱呼；甚至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將其稱作 “*de Indië*” 或 “*the Indies*”。⁷

本文所分析的十七世紀西班牙史料多直接書寫船隻來自孟加拉或印度港口的名稱和地名，某些文件還會在印度地名後面特別說明是葡屬印度 (*India de Portugal*) 或東印度 (*India Oriental*) 或 *Estado de la India* (即葡文 *Estado da Índia*)，但也有的文件只使用 *India/Yndia*。為了避免讀者混淆，也為研究上的方便，筆者不用「印度」，而是以今日地理上位於南亞的印度和孟加拉等國為研究範圍。

引發筆者對此議題的關注是十多年來整理兩本十七世紀馬尼拉海關文件時，發現內含許多從印度和孟加拉往返馬尼拉的船隻資料，這方面我也曾在 2012 年出版的書中提及。⁸ 從這年起，筆者在西班牙檔案館也持續蒐集和整理 Pierre Chaunu 書中所使用的馬尼拉官方帳簿。我在這批與十七世紀有關的帳簿和前述兩本馬尼拉海關文件中，初步分析出除了上述 Carlos Prieto 所說的三條路線外，到了十七世紀初期，往返馬尼拉的商業路線已擴增，從帳簿可見十七世紀二、三〇年代從葡屬印度果阿 (Goa) 及 Nagapatan、麻六甲、望加錫 (Macazar) 和柬埔寨等地直接往返馬尼拉的船隻資料，很明顯地印度到馬尼拉這條航線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⁹ 但十七世

⁵ Rafael Valladares, *Castilla y Portugal en Asia (1580-1680): Declive Imperial y Adaptación*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⁶ Espasa Calpe, ed., *Diccionario Enciclopédico Espasa*, Vol. 1 (Madrid: Espasa Calpe, S. A, 1995), pp. 1536-1537.

⁷ 陳國棟，〈導言：近代初期亞洲的海洋貿易網絡〉，《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10。

⁸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頁 16、21。

⁹ 方真真，〈十七世紀東亞西班牙殖民港市的特色：從馬尼拉到北臺灣的 San Salvador〉，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主辦、成大人社中心「近世(16-19 世紀)東亞海港城市研究計畫」合辦「近世東亞海港城市研究工作

紀中葉以後，往返馬尼拉的商業路線開闢更多條航線且有些變動，我們可從兩本馬尼拉海關文件知道，其中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 (Costa de Coromandel) 及蘇拉特 (Surate) 的航線多掌握在穆斯林商人和亞美尼亞商人的手中。¹⁰ 除了這些初步的分析，本文想要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如下：(1) 究竟十七世紀南亞往返馬尼拉貿易的航線和船隻有哪些？(2) 馬尼拉對南亞的貿易種類與消費需求為何？此外，在討論上述問題前，筆者想先介紹本文所運用的主要史料。

貳、史料介紹

本文的主要研究史料有兩類：一是 Juan Vía 在 1688 年所彙整的兩本馬尼拉海關文件，即隸屬於菲律賓 (Filipinas) 檔案，編號 AGI, Filipinas, 64, Vol. 1 及 AGI, Filipinas, 64, Vol. 2 兩本手稿；另一是十七世紀馬尼拉財政人員所記錄的帳簿，即會計室 (Contaduría) 檔案。上述史料現保存在西班牙塞維亞 (Sevilla) 的印地安斯檔案館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簡稱 AGI)，雖然這兩批檔案的記錄者不同，卻彼此互有關連性，在研究上可以相互參照，各有優缺點，就如表一所列。

檔案名稱	Filipinas, 64, Vol. 1 & Vol. 2	Contaduría
原件的記錄者	官方公證人(escritano público)	會計官(contador)、出納官(tesorero)、經辦員兼視察員(factor-veedor)
原件記錄者所屬的機構	馬尼拉皇家法庭暨最高法院的人員	馬尼拉皇家財政部成員
原件的來源	船隻報關和貿易糾紛等紀錄	各類稅收和支付的收據、付款單據
原件的存放地	菲律賓群島政戰秘書處(Secretaría de la Gobernación y Guerra)檔案室	法院→王室金庫 (Caja Real)
重抄者	官方公證人	編制帳目的會計官
檔案內容	亞洲各地往返馬尼拉灣的船隻資料、馬尼拉華人區(Parián)紀錄、 ¹¹ 社會案件等	亞洲各地和新西班牙往返馬尼拉灣的船隻資料、華人(Sangleys)紀錄、西屬菲律賓各地稅收及各項工程和

坊(2)」，(2013年5月17日)，頁2。

¹⁰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16。

¹¹ 中文文獻稱「潤」或「潤內」，指的是馬尼拉城外的華人區。

		戰事所需費用等紀錄
時間	1657-1688	1514-1788
優點	有詳細的貨品清單和報關過程	記錄的時間較完整，有各項稅收總額
缺點	沒有 1657 年以前或 1688 年起的資訊	沒有詳細的貨品清單

【表一】兩種西班牙史料的比較

資料來源：整理自 AGI, Filipinas, 64, Vol. 1 & Vol. 2; AGI, Contaduría, 1210-1226; 西班牙檔案館數位資料庫 <http://pares.mcu.es/>

基本上，在那時期所有的船隻停靠馬尼拉灣時，馬尼拉政府會派遣人員受理報關查驗的事務。這些查驗入港商船的人員來自兩個機構：一是皇家法庭暨最高法院 (Audiencia y Chancillería Real)，另一是皇家財政部 (Real Hacienda)。通常行政首長會指派一名皇家法庭暨最高法院的檢察官，若檢察官生病便由聽訟官來替代，以便與皇家財政部所派出的一位人員一同登上船查驗，此人通常是出納官 (tesorero) 或會計官 (contador) 或經辦員兼視察員 (factor-veedor) 來擔任。有時檢察官因忙於陛下交代之事，臨時未能出席，這時只好全由皇家財政部的人來承辦，畢竟關稅的徵收是由皇家財政部所執掌，所以此機構所派出的官員扮演吃重的角色。為了方便船隻出入港手續的處理，除了另派通事 (interprete) 來協助外，還有一名公證人 (escribano público) 做紀錄，二至三名的士兵作見證，必要時士兵可在船上留守。這些人到了港口後，查驗人員隨即吩咐通事轉述給船隻負責人（即船主/船長）知道，要他領取入港申報表，並仔細地記下船上的每件貨物和人數，以防偷渡者潛入。待船長登記完畢，查驗人員一方面下令警告船長不得隱藏任何一件商品，另一方面命令隨行的公證人（有時會有另一位執行官跟隨）到船艙查看貨品，免得船長虛報。¹²

我們從十七世紀中葉後印度和孟加拉前往呂宋的船隻報關文件，發現許多船長通曉西班牙語。除了葡萄牙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外，其中有不少是基督徒亞美尼亞人 (armenio)，他們除了自己的言語或阿拉伯語外，知曉西班牙語的人較多；¹³

¹²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60-62。

¹³ 1678 年 9 月 17 日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 Juan Dominguez 船長是不需通事，且會寫阿拉伯文的亞美尼亞人。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299v-301r. 1681 年 9 月 22 日來自 Madrastapatan 的 Balthasar Pablo 船長、1681 年 9 月 24 日來自 Portonobo 的 Estefano Mancara 皆是不需通事且簽名時應是書寫自己文字的亞美尼亞人。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299v-301r, 349r-350v. 1684 年 6 月 29 日抵達報關的亞美尼亞船長 Phelipe Matheo 被認為西班牙語說得不錯的人。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434v-

不像摩爾人（moro，西班牙人對穆斯林的稱呼）船長僅少數，如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 Nina、¹⁴蘇拉特的 Secmajomud 和 Cauer Majamet 皆通曉西班牙語，不需阿拉伯語的通事來協助。¹⁵ 像 1684 年 7 月 24 日抵達馬尼拉灣機易（Cavite）港的 Saamir 船長就需要 Nicolás Sarmiento 來將阿拉伯語翻譯成西班牙語，此通事原是摩爾人，現住在馬尼拉城並已改信宗教。¹⁶ 這時期還可以找到另一位叫 Juan de Bolivar 的阿拉伯語通事，他曾和 Nicolás Sarmiento 合作，在 1686 年 8 月 5 日和 11 日一同協助從蘇拉特來的 Sixmajamat 船長報關，¹⁷從此報關文件更可進一步知道 Nicolás Sarmiento 是住在馬尼拉城外的 Santa Cruz 村，而非住在城內，Juan de Bolivar 則住在機易港。¹⁸ 另還有一位名叫 Casiados 的摩爾人，他的西班牙語相當好，在 1686 年 9 月 8 日曾擔任通事，協助來自蘇拉特的 Viraazor 船長報關。¹⁹ 比較奇怪的是一艘在 1685 年 8 月來自蘇拉特由摩爾人 Duachi 船長負責的船隻，似乎是臨時找不到會說阿拉伯語的通事，才會當場任命此船的領航員 Silvestre Teseira 來充當通事。²⁰

從前述也可以知道完整的報關手續，含貨品清單與估價表則由當時的官方公證人隨查驗人員上船檢查，當場抄寫下來，所以官方公證人留有較詳細的記載，此即 AGI, Filipinas, 64, Vol. 1 & Vol. 2 兩本海關紀錄。這兩本海關文件的內容包含亞洲各地往返馬尼拉灣的船隻資料、馬尼拉華人區紀錄、社會案件等，²¹然其原件早已散失，目前保存下來的是當時海關請人重新抄寫的另一份抄本。兩本抄本後附於長官書信，隨著馬尼拉大帆船一併寄往墨西哥，再轉送西班牙。西班牙學者 María Lourdes Díaz Trechuelo 是目前所知曾使用這批史料來撰寫文章的人，²²其次是筆者。但因船隻出入港的查驗與報關手續主要由皇家財政部官員來承辦，這也是為什麼出納官或

435v.

¹⁴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48r-349r.

¹⁵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57r-358v, 358v-359r.

¹⁶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428r-431r.

¹⁷ 文件也寫成 Siemahomat。

¹⁸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9v-20v, 22v-23r.

¹⁹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34r-34v.

²⁰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90r-91v.

²¹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15-27。

²² María Lourdes Díaz Trechuelo 僅統計 1660-1679 年間從中國到馬尼拉的 111 艘商船，文中簡略分析菲律賓與中國的貿易概況。參見 María Lourdes Díaz Trechuelo, “Relaciones en Oriente en la Edad Moderna. Veinte Años de Comercio entre Filipinas y China,” in Ernesto de la Torre Villar (compilador), *La Expansión Hispanoamericana en Asia. Siglos XVI y XVII*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0), pp.134-148.

會計官或經辦員兼視察員也會有船隻往返各地與進入菲島的基本紀錄，此即會計室 (Contaduría) 檔案。不過，這些皇家財政部官員仍會將其帳冊與公證人的帳本作核對。²³

會計室檔案是由會計官、出納官和經辦員兼視察員所提供，並由他們或另一位帳簿會計官來記錄。從 1605 年 1 月 25 日西班牙國王所頒布的指令可知會計官、出納官和經辦員各持有一本帳簿：「規定會計官、出納官和經辦員必須各有一本帳簿，交代每年的帳目，並負責平穩貿易，徵收進出入馬尼拉港的商品稅 (almojarifazgo)。」²⁴ 因此故也造成這批會計室檔案有不少文件有重複的現象。而且按此指令，同一事件應有三份不同皇家財政官員所寫的紀錄。然實際上，我們在會計室檔案所見保留下來的紀錄並非全是如此，有的相同文件確實重複出現三次，也有重複兩次或一次，但也有沒重複的文件。即便文件重複，從手稿明顯可見其筆跡與文字書寫方式迥異，也看出了紀錄者是不同人所為。

這些皇家財政部官員提供自己手邊所記錄的收據和付款單據，並由另一位或兩位帳簿會計官依照從王室金庫取款或將錢存入的日期來抄錄整理。這種作法是西班牙國王為了釐清皇家財政部官員的帳目，知悉每一地所徵收的稅款之規定，此規定可見於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三世 (Felipe III, 1598-1621) 在 1605 年所頒佈的第二十條命令，條文中提及：

每年年底放在法院的舊帳簿要轉到王室金庫，由我們官員介入與參與，令其將所有及找得到的帳目結算與編制一清單，不得有保留也不得刪除任一帳目，將所有帳目依種類編列，要詳細說明與區分，按一定格式，抄錄清單，以便核對最後的帳目與收帳之用。²⁵

我們從一份 1637 年的文件可知抄錄與核對帳目的工作極為繁重，除了帳簿會計官，還需要其他記帳員的協助，1629 年 Juan Bautista de Zubiaga 被政府任命為編

²³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586r, 718v; AGI, Contaduría, 1212, fols. 50r, 65v, 266r;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s. 49r, 64v, 264r.

²⁴ María Lourdes Díaz Trechuelo, *Filipinas. La Gran Desconocida (1565-1898)* (Pamplona: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Navarra, 2001), pp. 107-108.

²⁵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998), libro viii, título i, ley xxij, pp. 390-391.

制帳目的會計官的同時，便命令他停止行使原先的職務，帶著他職務的文件到檢查室，並規定 Juan Bautista de Zubiaga 和帳簿會計官 Diego Ortiz de Vargas，需與其他四位記帳員一起重新檢查所有王室金庫和皇家財政部的帳目。²⁶ 這些抄錄整理好的帳目隨著艦隊或大帆船送達給印地安斯委員會 (Consejo de Indias)，²⁷ 以便明白這年的稅收情形，諸如徵收的數量、為何短收與無徵收的原因。²⁸ 於是這些帳簿從馬尼拉轉到美洲再送到西班牙母國，被查閱後，之後送往檔案館存放。但就如前述，這些帳目是由許多零散的收據、帳單組合起來，其中也包含極少數與帳簿無關的貿易文件，並不像一般商人所記錄的帳簿。隨著時間，後來的檔案館人員將其彙編成一捆捆的卷宗，並按彙編的年代順序用鉛筆在正面頁另外寫上新的頁碼，反面頁則不標頁碼。而每捆卷宗裡面都有許多文件，有標頁碼的文件多者高達千頁以上，少者也有好幾百頁。

事實上，放在印地安斯檔案館的會計室檔案，不只是有關馬尼拉或墨西哥的帳簿，早在十六世紀初西班牙人開始探險海外就已有財政管理的紀錄。這批檔案相當龐大，形成的年代從 1514 到 1782 年（但實際的文件內容到 1788 年），總共有 2,126 捆卷宗，有的卷宗還分 A、B 兩捆，編號從 1 到 1953。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檔案缺漏某些年代，例如：編號 AGI, Contaduría, 1210 的文件抄錄年代為 1620，但 AGI, Contaduría, 1211 則為 1627 至 1629 年，這中間遺缺了 1621 至 1626 年的帳簿。再則，檔案館人員所列的文件形成年代與文件本身的來源年代（如收據和付款單據日期）仍有些出入。

法國學者 Pierre Chaunu 在 1960 年出版的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 一書中曾大量地運用這批檔案中 1565 至 1788 年間的文件，因他僅關注於船隻入港的年代和商品稅，書中計算出中國、澳門、臺灣及其他亞洲地區和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等地往返馬尼拉的船舶數與商品稅，而

²⁶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7 (Cleveland, Ohio: A. H. Clark, 1903-1909), pp. 249-250.

²⁷ 印地安斯委員會 (Consejo de Indias) 成立於 1511 年，原附屬於卡斯提亞委員會 (Consejo de Castilla) 的一個單位，1524 年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是掌管美洲與菲律賓最重要的機構，其職責是向國王提供意見，有行政、立法、司法之功能，無固定所在地，隨著國王與王室移動。

²⁸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 libro viii, título i, ley xxiii, p. 391.

忽略了船隻所載的人物、中途停靠和某些商品種類等訊息。遺憾的是，光憑書中所羅列的船舶數與商品稅的數據，難以瞭解實際狀況，加上許多船舶數又與其他西班牙史料所載有異，令人疑惑。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批會計室檔案幾乎為人所遺忘，至今少有國內外研究者注意與調閱。目前個人僅在 Juan Gil 於 2011 年所出版的兩本重要著作中看見某些會計室檔案的使用，有些文件涉及馬尼拉華人及馬尼拉大帆船上的華人船員。²⁹ 從 2011 年至今筆者一直都在整理、傳抄並研究這批檔案。

總之，本文主要針對上述兩種檔案作整理歸類，並以十七世紀南亞地區開往馬尼拉灣的船隻報關紀錄作分析。

參、從印度洋到馬尼拉灣

一、來自印度洋的商船

關於十七世紀從印度洋前往馬尼拉灣貿易的船隻分析，可從前述兩批西班牙史料歸納出以下三個階段來論述：

（一）十七世紀初至 1640 年以前：此期間商船主要來自葡屬印度的果阿、Cochin 和科羅曼德爾海岸的 Negapatan/Nagapatan（即 Nagapattinam）。這時期所使用的船隻類型以 Galeota 居多，³⁰其次是 Patache，³¹而 Galeota 多屬葡萄牙人所使用的船型，另也可見葡船 Fragata（指三桅戰船）和西班牙陛下所屬的帆船（見附錄表一註 135、136）。

²⁹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Lisboa: CCCM, I.P., 2011); Juan Gil, *La India y el Lejano Oriente en la Sevilla del Siglo de Oro* (Sevilla: Ayuntamiento de Sevilla, Instituto de la Cultura y la Artes de Sevilla, 2011).

³⁰ Galeota 是比 galera 還小的帆船，屬雙桅帆船，配有一些小砲。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Madrid: Espasa-Calpe, 1992), p. 1013.

³¹ Patache 的形式比中國舢舨大，它的龍骨大又堅固，帆的數目也較多，主要桅杆各有三個帆，屬三桅帆船，為歐人所建造航行東亞海域之商船，也常見於穆斯林商人和亞美尼亞商人遠渡東亞所用。參見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58。但在十七世紀前期至 1640 年代以前往返印度和馬尼拉的 Patache 船多屬西班牙陛下和葡萄牙人所有。

(二) 1640 至 1670 年以前：這段期間僅見 1644 及 1645 年各有一或兩艘來自蘇拉特的船隻，而且非葡萄牙船，1644 年進入的是英國船，1645 年進入的 Sopli 船也與英國人有關。³² 另在 1669 年有一艘來自科羅曼德爾 Masulipatam 的船隻。(見附錄表一)

(三) 1670 年代至十七世紀末：此段時間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船隻佔絕大多數，這些商船多從此海岸的 Madrastapatan 和 Portonobo 兩港口出航，³³ 也有從 Tranganbar 出航。³⁴ 此外，來自蘇拉特的商船也不少，孟加拉的船隻相對少之又少，然並無從 Cochin 出航的船。以年代來說，1680 年代入港的商船最多；而這時期約有 11 艘船隻前往或返回科羅曼德爾海岸。³⁵ 從附錄表一、表二可見此時期的商船皆為 Patache。船上載運人數少者 36 人，多者 135 人，一般商船多在 60 至 80 人左右。(見表二) 前述的蘇拉特、果阿和 Cochin 皆位於印度西岸，蘇拉特處於西北固加拉特 (Gujarat) 地區、果阿在中部、Cochin 在西南馬拉巴 (Malabar) 沿岸；科羅曼德爾海岸則位於印度東南沿海，Masulipatam 處於此海岸的北邊，Portonobo 離

³² 1644 年末，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度嘗試與菲律賓貿易，在蘇拉特理事會主席 Francis Breton 的授意下，派遣 Seahorse 號前往馬尼拉，負責此船的有英人經辦員 Edward Pearce、Thomas Breton、John Mantell 和他們的代理人 Joseph de Brito，此人是蘇拉特的葡萄牙商人，是他向 Francis Breton 提出「與馬尼拉貿易將可獲得可觀利益」。參見 Serafin D. Quiason, *English "Country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1644-1765*, pp. 5-6. 前述 Edward Pearce、Thomas Breton 之後也負責 Sopli 船的貿易。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5A, fols. 107v-108r. 此艘 Sopli 應該是 Serafin D. Quiason 書中所提的 Supply 號。這兩次的航行結果確有成效，也讓英人經辦員對未來與馬尼拉貿易作了重要的觀察。參見 Serafin D. Quiason, *English "Country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1644-1765*, pp. 12-14.

³³ 也寫成 Portonouo，意即「新港」。

³⁴ 原文亦寫成 Tranganbal，此詞應是 Tranquebar 之訛寫，為 1620 年丹麥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東南岸的科羅曼德爾所建立的貿易地。但馬尼拉海關文件所記錄從此地前往馬尼拉做生意的是穆斯林。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48r-348v, 444r-444v.

³⁵ 開往或返回科羅曼德爾的船隻皆在 1680 至 1685 年間出航，這 11 艘船隻的出航訊息如下：由船長 Thomás Núñez de Loarca 所負責的船隻有 2 艘，分別是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號和 Sancto Thomas de Aquino 號。由船長 Francisco Milán 所負責的船隻有 3 艘，分別是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號、Señor Francisco 號和 San Andrés 號。前述 5 艘船的出航時間未記載，約在 1680 或 1681 年。而船長 Juan Paes、船長 Manuel Riueyro 所負責的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號，於 1681 年 12 月 31 日領取出航許可證，到 1682 年 1 月 28 日才出航；前述兩位船長所負責的 Ana Purna 號則於 1683 年 1 月 19 日領取出航許可證，到 30 日才啟航。船長 Domingo de Lisarralde 所負責的 Sancta Cruz y Sancta Rossa 號，於 1682 年 12 月 19 日領取出航許可證，到 1683 年 1 月 15 日才出航。船長 Francisco Carnero 所負責的船隻則於 1683 年 1 月 22 日領取出航許可證，隔天 23 日即出航。另有 2 艘船則分別由船長 Pedro Perez 負責和屬於 Juachin de Eguia 所有，它們分別在 1684 和 1685 年出航。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442v-443r, 443v, 353v-354r, 368r-369v, 369v-370v, 370v-371v;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74r-74v, 83r-83v.

Negapatan 較近，在其上方。（見圖一）

查驗日期	船長	船上 人數	查驗日期	船長	船上 人數
1681/8/23	Rasuami	48	1684/7/24	Saamir	102
1681/9/10	Francisco de Britto Correa	82	1685/4/1	Diego de Olivares	135
1681/9/13	Nina	70	1685/6/24	Antonio de la Cruz	59
1681/9/22	Baltasar Pablo	44	1685/8/20	Dauchi	82
1681/9/24	Estefane Mancara	92	1685/9/15	Juan de León Meneses	68
1682/6/15	Juan Dominguez	69	1685/9/23	Thomas Perez 、Manuel Gómes de Sosa	65
1682/7/3	Francisco Carneyro	80	1686/7/24	Francisco Mendez Percira 、 Juan Paez Gacio	80
1682/7/21	Secmajomud	108	1686/8/2	Siemahomat	100
1682/8/5	Cauer Majamet	116	1686/9/6	Bartholomé de Ybarlusea	36
1682/9/15	Juan de León y Meneses	60	1686/9/7	Viraaazor	60
1682/9/16	Domingo de Lisarralde	79	1686/9/7	Pasqual de Gracia 、 Mahunina (Nina)	64
1682/9/17	Fernando de Torres	120	1686/9/13	Domingo de Lizarralde	40
1682/9/17	Manuel Rieuzero 、 Juan Paes	135	1686/9/22	Francisco de Lima Brito	61

【表二】兩本馬尼拉海關文件所載船上人數

資料來源：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43v-345v, 346v-351v, 354r-365r, 366v-368r, 428r-431r;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r-40v, 43r-48v, 50v-59v, 66r-73r, 88r-97r, 98r-112v, 113v-118v.

這些從印度各地港口出發的船隻利用季風，抓住順風及順著水流，行經孟加拉灣，之後經過麻六甲海峽，再航向馬尼拉。藉助西南季風船隻多在六月至九月抵達馬尼拉灣（見附錄表二「抵達查驗日期」），到了東北季風來臨時，多在一月開往或返回印度（見註 35）。根據領航員 Pedro Martín Gray 的經歷，他曾於 1618 年 5 月 18 日前往印度，在 Nuestra Señora de Salvación 號工作，直到 1618 年 8 月 15 日返回機易港，共 90 日的時間。³⁶ 可見從印度到馬尼拉的航程並不像 Melgari 號得花

³⁶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174v-175v.

四個月的時間，此貨船途中應該曾停靠別處或遭難。由 Antonio de la Cruz 所負責的 Melgari 號，於 1685 年 2 月 25 日孟加拉的 Balazor（即 Balasore）港出洋，到了 1685 年 6 月 24 日才抵達機易港。³⁷ 我們從兩本馬尼拉海關文件發現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印度科羅曼德爾和蘇拉特前往馬尼拉灣的船隻，在抵達馬尼拉之前，多會先停靠在麻六甲，以便飲水和柴薪之補給。³⁸ 停留時間每艘商船或許不一，可以知道的是 Miaabdolgafur 號曾在麻六甲停留 26 日。（見附錄表二編號 31）不過，從葡萄牙學者 Joaquim Veríssimo Serrão 書中所繪的十六世紀葡萄牙在亞洲的航線來看，葡萄牙船從印度到東南亞的航線也走另一條路，它從錫蘭東邊直接航向蘇門答臘和爪哇的南邊，再從帝汶、摩鹿加往菲島及澳門和日本前進。³⁹

從印度洋到馬尼拉灣這條航線位處熱帶地區，妨礙早期航行的濃霧和冰山在印度洋是沒有的，而且印度洋沒有像太平洋中有那麼明顯的海流。但並不代表這條航線非常安全，畢竟孟加拉灣的旋風對那個區域的航運也成為一種常有的危險。⁴⁰ 即便船隻安全渡過了印度洋及麻六甲海峽，接下來也會面臨考驗，甚至是在抵達馬尼拉灣以前，有時天候突來的變化也會讓船隻遭難。在馬尼拉海關文件可以找到四艘從科羅曼德爾前往馬尼拉灣的船隻曾面臨船難。其中有 2 艘船皆在呂宋島中西部傍佳施欄（Pangasinan）省遭風，而先停靠在 Lingayen 港（見附錄表二編號 22、編號 38）；另一艘因天候不佳而吹向傍佳施欄，後再次遭難隨風停靠麻六甲，最後才抵達馬尼拉灣（見附錄表二編號 23）。⁴¹ 第四艘是 1684 年由 Don Diego de Oliuares 船長負責的船隻，此船名為玫瑰聖母及巴杜亞聖安多尼奧（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y San Antonio de Padua）號，它從科羅曼德爾海岸的 Portonobo 出發，到了 9 月 26 日，在屬於馬尼拉管轄離 Mariveles 不遠處，從東邊往東南方，來了一場暴風雨，過了一些時候，船桅的帆桁被吹倒，船領航員眼看著無法穩住船身，因逼近陸地故下令將前桅帆解開並駛向大海。過了兩日，船試著尋找可保命的地方，最後在澳門

³⁷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98r-101r.

³⁸ 有 11 艘從印度抵達馬尼拉灣的商船在報關時特別提及，他們的船隻途中除了在麻六甲補給飲水和材薪，皆無停靠其他港口。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66v-367r;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2r-13r, 19v-20v, 28r-29r, 34r-35r, 43v-44v, 50v-51v, 56v-57r, 70v-71r, 74v-75r, 85r-85v.

³⁹ Joaquim Veríssimo Serrão, *Portugal en el Mundo* (Madrid: Editorial Mapfre, 1992), p. 254.

⁴⁰ 潘尼迦(K. M. Panikkar)著、德隆·望蜀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頁 17。

⁴¹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419v-428r, 431r-433r;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60v-61v.

港停靠；這船從 1684 年 10 月 10 日在澳門當地停留直到 1685 年 3 月 7 日才前往馬尼拉灣，並於 4 月 12 日抵達機易港。⁴²（見附錄表二編號 28）在會計室檔案也可見船難記錄，如 1 艘由 Heronimo Pinto 負責的船隻，此船從印度出航，曾迷失於民都洛島（Minodoro，位於呂宋島之西南）海岸，後於 1627 年進入馬尼拉。⁴³



【圖一】十七世紀印度洋地圖

圖片來源：本文作者與助理陳毓樺共同繪製。

二、貿易航線的掌握

早在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來到印度以前，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已乘船前往東南亞貿易，有些東南亞地區並曾受其殖民統治。隨著 1498 年達伽馬 (Vasco da Gama) 航抵印度，葡萄牙人便陸續占領了印度西岸的 Cochin (1503)、果阿 (1510)，甚至遠至麻六甲 (1511)、澳門 (1557)，並在果阿建立其亞洲帝國的行政管理中心。實際

⁴²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13v-116v. 此艘船隻的文件之譯文亦可見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378-382。

⁴³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50v-51r.

上，十六、七世紀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據點還包含印度西北的 Diu 和 Damun、東南的 Negapatan 和 Portonobo、東北的 Hugli，以及位於錫蘭的 Colombo。(見圖一) 葡萄牙人在上述地方建造堡壘、擁有艦隊和自治區。葡萄牙王室將這些從東非至日本間的據點稱為 Estado da Índia。⁴⁴ 後來荷蘭人和英國人相繼來到印度與東亞，也讓整個亞洲局勢變得更加詭譎複雜。荷蘭人和英國人不僅進入印度洋與葡萄牙人發生衝突，其相互競爭局面也從麻六甲延伸到摩鹿加群島一帶，甚至西班牙人也參與其中。⁴⁵ 這些歐洲人為了爭奪商業利益各在印度和東南亞設有據點，也彼此爭奪據點，如葡屬麻六甲到了 1641 年落入荷蘭人之手。

至於印度至馬尼拉航線的開闢可從 1580 年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 (Felipe II, 1556-1598) 自封為葡萄牙國王談起，在西葡合併後，不僅開闢了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⁴⁶也逐漸開啟了葡屬印度往返馬尼拉的航線。⁴⁷ 荷蘭人因與西班牙人敵對，所以不被允許前往馬尼拉。同樣地，英國人除了在 1640 年代曾有船隻從印度前往馬尼拉，之後他們不斷試圖打開馬尼拉市場，但因為西班牙的經濟政策並不允許其他歐洲人與馬尼拉進行任何形式的貿易，尤其是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只許可亞洲商人前往，於是英國人的商品只能透過亞美尼亞人、穆斯林、印度人及 Parsis 的

⁴⁴ James C. Boyajian,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2-13.

⁴⁵ 西班牙人會介入摩鹿加群島原本是果阿總督為了驅逐荷蘭人在南海的勢力，而請求馬尼拉的協助，於是 1606 年由 3,095 人和 33 艘船(其中僅 3 艘是葡萄牙人)組成的西班牙遠征軍前往摩鹿加群島收復領地，之後西班牙人就佔領了摩鹿加群島的一島嶼 Ternate，也引發了葡萄牙人的不滿情緒。參見 Rafael Valladares, *Castilla y Portugal en Asia (1580-1680): Declive Imperial y Adaptación*, pp. 15, 20-27.

⁴⁶ 澳門與馬尼拉的航線自始建是非法的，直到 1608 年西班牙國王才有寬鬆的法令，容許澳門向馬尼拉輸送必要的軍事物資，但此法令為葡商打入馬尼拉市場提供盼望已久的「法律漏洞」。不久兩港合作簽訂「水銀貿易」協議。但水銀或鐵、鉛、硝石等物僅佔商船一小角落，「其他貨物」反成為主角。其他貨物指生絲、絲織品等。參見李慶，〈居澳葡人對馬尼拉華貨供給的「壟斷」與遠東海貿格局（1619～1634）〉，《澳門理工學報》，第 3 期（2016），頁 44、47。

⁴⁷ 1580 年西葡的合併讓西班牙帝國從巴西延伸到莫三比克、從果阿延伸到摩鹿加群島。但是葡萄牙多數的財富來自他所擁有的 Estado da India，葡萄牙人缺少財源來支付香料，此物乃是他們在亞洲最主要購買的商品，於是葡萄牙人越來越依靠來自新西班牙礦山的白銀供應，以持續參與此有利可圖的貿易。參見 John Villiers, "Manila and Maluku: Trade and Warfare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1580-1640," *Philippine Studies*, Vol. 34, No. 2, 1986, p. 146. 從前述可知葡萄牙人前往馬尼拉貿易主要的誘因是白銀，西葡的合併也讓他們獲得貿易利益，包括葡人從印度前往馬尼拉貿易。

船隻。⁴⁸ 然為了緩和西班牙人對外來侵略的恐懼，英國東印度公司喜歡與葡萄牙人和亞美尼亞人合作，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對馬尼拉政權而言是可接受的，而且政治上也不會有威脅。167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度掛葡萄牙旗從 Madras 前往馬尼拉，然隔年起便中斷，1678 年才再度在葡萄牙領航員的指揮下前往馬尼拉，但 1681-82 年又中斷。之後 1688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亞美尼亞人簽定協議後，英國船則掛亞美尼亞旗幟，與亞美尼亞人合作。⁴⁹

從附錄表一可見十七世紀前期印度到馬尼拉的船隻多被葡萄牙人所掌控。像 Cochin 的貿易主要掌握在 *casados*（原意「已婚者」，此處指娶印度當地婦女的葡萄牙人）商人手中，他們派船隻前往東南亞地區，這時期可見 Cochin 與馬尼拉之間海上活動的例子，如 1632 年 10 月 11 日的文件提到一艘從 Cochin 到馬尼拉的船隻載有 800 個奴隸。⁵⁰ 除了將奴隸銷到馬尼拉，當時葡萄牙人也幫西班牙人購買所需的印度商品和火器，像葡籍商人 Gaspar de Valadares、⁵¹葡籍船長 Manuel Rodríguez Moron⁵²和 Manuel Ledo de Lima⁵³及 Domingo Rodríguez Pinero⁵⁴皆扮演此中介角色。在往來馬尼拉的葡萄牙人中除了有不少人來自印度，更有許多來自澳門，但也有來自麻六甲和望加錫的例子。⁵⁵ 有的葡萄牙人在馬尼拉有住所，如 Rafael Arias。⁵⁶ 從這批會計室檔案也可發現屬於西班牙陛下的船艦往返印度。⁵⁷ 另也可見西班牙人的

⁴⁸ Parsis 係原住在波斯的祆教徒，八至十世紀受到阿拉伯入侵的壓迫，避難移居到印度的 Gujarat 和 Sindh（現屬於巴基斯坦）。

⁴⁹ Serafin D. Quiason, *English "Country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1644-1765*, pp. 17-53.

⁵⁰ Pius Malekandathil, *Portuguese Cochin and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1500-1663* (New Delhi: Manohar, 2001), p. 210.

⁵¹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805r-805v.

⁵² AGI, Contaduría, 1212, fol. 236v.

⁵³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 26v.

⁵⁴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 72r.

⁵⁵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 352r;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 848r.

⁵⁶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385r-385v.

⁵⁷ 此方面的例子如下：(1) Don Alonso de Ocampo Gurial 在擔任陛下 San Joseph 號的大副職務時，曾負責此船的帳目，此船於 1611 年前往麻六甲和 Cochin，並於 1612 年返回，船員 Pedro de Turçio 也在此船服役。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4, fols. 80r-80v; AGI, Contaduría, 1215, fols. 43v-44r;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398v-399r, 881v-882r, 1368v-1369r. (2) 1615 年來自果阿的 S. Antonio 號，為陛下所有。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5, fol. 48r. (3) 1618 年 5 月 18 日前往印度，同年 8 月 15 日返回機易港的 Nuestra Señora de Salvación 號，此船為陛下所有，其領航員為 Pedro Martín Gray。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174v-175v. (4) 1630 年 11 月 18 日支付 4,300 比索給前往印度的 San Juan Baptista 號大帆船的船員。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 299v.

船隻往返葡屬印度，前往者如 Pedro de Silva 船長和 Domingo Rodriguez Pinello 船長皆曾在 1635 年繳納 4 比索 (pesos) 的年金，⁵⁸以獲准前往的許可證。⁵⁹

但從 1640 年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獨立後，少見印度各地往返馬尼拉的船隻。這應該與 1640 年代荷蘭人加緊控制印度洋有密切關係，並開始阻礙 *casados* 原本所維繫的中國和麻六甲貿易網絡。⁶⁰ 這段期間葡萄牙船行經麻六甲常遭荷蘭艦隊洗劫，彼此戰事不斷，⁶¹僅有三、四艘船隻前往馬尼拉，且多與英國人有關（見附錄表一）。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這條貿易航線已被亞美尼亞人和摩爾人（此處指印度穆斯林）所掌控，雖然偶而也見馬尼拉城人往返印度，這種情形可從兩本馬尼拉海關文件看出。而摩爾人對蘇拉特到馬尼拉航線相當熟悉，科羅曼德爾海岸至馬尼拉航線多由亞美尼亞人所控制。⁶²（見附錄表二）這些往返馬尼拉的商船還載有對此航道和海上情形熟知的領航員和船員，其船員多是科羅曼德爾海岸和蘇拉特土生土長的人及 *criollo*、⁶³馬拉巴人、印度土生的歐人、亞美尼亞人。他們有穆斯林、基督徒或改信教徒 (*gentil*) 等不同信仰者，也常見這些人在同一艘船上工作，⁶⁴例如：由摩爾人 Dauchi 負責的船隻，於 1685 年 8 月 20 日從蘇拉特抵達馬尼拉灣，此船的領航員是印度海岸人 Silvestre Teseira，此人是基督徒。⁶⁵

此外，這時期前往馬尼拉做生意的商人主要有來自科羅曼德爾和蘇拉特的穆斯林商人、亞美尼亞商人、馬拉巴商人。⁶⁶ 圖二、圖三雖屬十八世紀初期所繪的圖像，

⁵⁸ 單數 peso，複數 pesos。1 peso（比索）=8 reales（里耳）=8 tomines（多幣）。

⁵⁹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692r-692v.

⁶⁰ Pius Malekandathil, *Portuguese Cochin and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1500-1663*, p. 212.

⁶¹ 維因克 (Marcus P. M. Vink) 著，葉蜚聲譯，〈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協定 1641-1663〉，《文化雜誌》，第 13、14 期（1993），頁 15-31。

⁶² Henry Dodwell 在 1926 年出版的書已提及 1688 年亞美尼亞人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協議後，壟斷了 Madras 與馬尼拉初期貿易，因為西班牙政策只允許亞美尼亞人前往，不允許歐洲商人前往。參見 Henry Dodwell, *The Nabobs of Madra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Ltd., 1926), p. 22.

⁶³ 西班牙文 *criollo* 即葡文 *crioulo*，此詞有多種意思，如美洲混血兒、在巴西出生的黑人。在葡屬印度使用此詞有兩種意涵：一指養子；另一指從童年即在家長大的僕人。參見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19), p. 322.

⁶⁴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43v-345v, 346v-349r, 350v-351v, 365r-366v, 428r-431r;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r-24r, 66r-83r, 88r-97r, 98r-112v, 113v-118v.

⁶⁵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88v-92r.

⁶⁶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43v-345v, 346v-351v, 365r-366v, 428r-431r;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2r-14v, 19v-20v, 34r-35r, 66r-67r, 70v-71v, 74v-75v, 88v-92r, 98r-99v, 113v-118v.

但此圖仍可提供我們上述族群在馬尼拉的樣貌。至於代理人的身份也可略知一二，像穆斯林 *Rasuami* 就是受命於另一穆斯林商人 *Sedemarco*，幫其代理貨物到馬尼拉交易之人（見附錄表二編號 8）；*Antonio de la Cruz* 是幫孟加拉海港長官 *Chinta Manisa* 到馬尼拉交易之人（見附錄表二編號 29）。其他常被委託往返印度與馬尼拉的人有亞美尼亞人 *Juan Dominguez*（見附錄表二編號 2、13）、科羅曼德爾人 *Manuel Madera*（見附錄表二編號 5、21）、*Marcos Rapasso*（見附錄表二編號 7、24、38）、穆斯林 *Nina*（見附錄表二編號 10、43）、*Juan de León Meneses*（見附錄表二編號 17、36），以及 *Domingo de Lisarralde*（見附錄表二編號 18、45、46）。*Marcos Rapasso* 除了代理，似乎也自營並委託他人進行貿易（見附錄表二編號 19）。他們當中除了通西班牙語的穆斯林 *Nina* 以外，其他人皆是通西班牙語的基督徒，而亞美尼亞人 *Juan Dominguez* 還會寫阿拉伯文。*Curtin* 曾說在貿易路線來回移動的亞美尼亞人則扮演非亞美尼亞人的代理人，他們也聘用非亞美尼亞人來擔任自己的代理人，這些亞美尼亞人已熟練遊走於穆斯林土地。⁶⁷ 當然，他們對馬尼拉市場也很熟悉。



【圖二】

圖片來源：1734年由版畫家 *Nicolás de la Cruz Bagay* 及繪製者 *Pedro Murillo Velarde* 所描繪的一菲律賓地圖的右邊第二張小插圖，現藏於西班牙國家圖書館（BNE）。圖的左邊可見一亞美尼亞人或波斯人吸食水煙、中間是蒙兀兒人、右邊是馬拉巴人。

⁶⁷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7.



【圖三】亞美尼亞商人

圖片來源：現藏於馬德里美洲博物館 (Museo de América de Madrid)，圖片編號 Colección Bauzá, tomo II-118, N° Inv. 2318。

不過，亞美尼亞商人和印度穆斯林商人究竟何時開始前往馬尼拉貿易？一般而言，對這兩族群的描述多屬十八世紀的資料，⁶⁸而且多數資料描述亞美尼亞商人在其他地區的活動。⁶⁹ 雖然 Alberto Baena Zapatero 和 Xabier Lamikiz 的文章主要也是

⁶⁸ Serafin D. Quiason 的書除了第三章討論十七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透過與亞美尼亞商人合作，前往馬尼拉貿易，其他章節多是談論十八世紀的情形；Vahé Baladouni 與 Margaret Makepeace 合編的作品則有這方面原始資料的抄錄。Bhattacharya 的文章也是討論十八世紀亞美尼亞人在 Madras 與馬尼拉的貿易。參見 Bhaswati Bhattacharya, "Making Money at the Blessed Place of Manila: Armenians in the Madras-Manila Trad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3, 2008.3, pp.1-20.

⁶⁹ Fernand Braudel 的書多處簡述十七、八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在歐洲、中亞、印度或西屬菲律賓等地自營或受僱商貿的事蹟。參見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第一卷，頁 219-220、398 及第二卷，頁 121-123。Curtin 的書中第九章有系統地談及古代至十八世紀亞美尼亞人的歷史，以及他們在亞歐各地的貿易進行方式與聯繫。參見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pp. 179-206. Smith 和 Van Dyke 的文章主要討論十八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在廣州、澳門的貿易。參見施其樂 (Carl T. Smith)、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文化雜誌》，第 55 期 (2005)，頁 87-103。總之，上述論著對十七世紀亞美尼亞人在馬尼拉的貿易活動僅一兩句簡單略過，實難明白其商業全貌。至於 Sebouh David Aslanian 的博論 (2007) 所改寫出版的書，內含亞美尼亞人新 Julfa 的建立，以及他們如何在印度洋、地中海、西歐、俄國等地建立商業網絡，還有他們的商業制度及貿易網絡的轉變與瓦解。其中也談

著墨於十八世紀馬尼拉的亞美尼亞人，但其中有多處對十七世紀亞美尼亞人前往馬尼拉的論述。至於印度穆斯林商人在馬尼拉的資訊目前仍相當欠缺。按照 Alberto Baena Zapatero 和 Xabier Lamikiz 的說法，早在 1605 年正值波斯帝國與鄂圖曼帝國交戰之時或已有亞美尼亞人前往馬尼拉，這年薩非王朝（Safávida/英文 Safavid）波斯國王命令將 Julfa（處於亞美尼亞的 Aras 河，其領土邊境與波斯及鄂圖曼帝國接壤）的亞美尼亞人驅逐至首都 Isfahán。有近 10,000 個亞美尼亞人遷移至此，並允許他們在首都外成立一社區，此社區稱 Nueva Julfa（即新 Julfa）。⁷⁰ 而前往菲律賓的亞美尼亞人就是來自這個新 Julfa（按西班牙史料 Julfa 也稱 Yulfa）。⁷¹ 亞美尼亞人在南亞重要的中心是 Madras，有近 200 個亞美尼亞商人在那活動。而前往住在馬尼拉的為數很少，他們留意來自 Acapulco 的大帆船。⁷² 另前述作者推測 Pierre Chaunu 所統計 1620 年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船隻可能已有亞美尼亞人參與其中；但真正出現在馬尼拉的可信資料是 1660 年末，為掩飾英國人在馬尼拉的利益，新 Julfa 的亞美尼亞商人可能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在科羅曼德爾與馬尼拉航線上，英國人和亞美尼亞人合作的例子可見於 1670 年的亞美尼亞船隻 Hopewell 號，此船船主 Cojah Meenas 是 Madras 一重要亞美尼亞商人。⁷³

不過，筆者查閱 Pierre Chaunu 所運用的 1620 年度會計室檔案，從中得知這年進入馬尼拉的船隻多從葡屬印度出發，而來自 Cochin 和 Negapatan 船隻也應與葡萄牙人有關，這些船隻多屬駐防印度的葡萄牙人所有，載的貨品為不同人所有，其

到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亞美尼亞商人的關係，以及亞美尼亞商人從印度前往馬尼拉貿易，但篇幅不多，且仍以十八世紀的資訊為主。參見 Sebouh David Aslanian,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Circul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of Armenian Merchants from New Julf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51, 58-65.

⁷⁰ Alberto Baena Zapatero, Xabier Lamikiz, "Presencia de una Diáspora Global: Comerciantes Armenios y Comercio Intercultural en Manila, c. 1660-1800," *Revista de Indias*, Vol. 74, No. 262, 2014, pp. 696-697.

⁷¹ Alberto Baena Zapatero, Xabier Lamikiz, "Presencia de una Diáspora Global: Comerciantes Armenios y Comercio Intercultural en Manila, c. 1660-1800," p. 694.

⁷² Alberto Baena Zapatero, Xabier Lamikiz, "Presencia de una Diáspora Global: Comerciantes Armenios y Comercio Intercultural en Manila, c. 1660-1800," pp. 697-698.

⁷³ Alberto Baena Zapatero, Xabier Lamikiz, "Presencia de una Diáspora Global: Comerciantes Armenios y Comercio Intercultural en Manila, c. 1660-1800," pp. 701-702. 在 Vahé Baladouni 和 Margaret Makepeace 合編的作品中有一些與亞美尼亞商人 Cojah Meenas 有關的資訊與原始文件介紹，Hopewell 號的原件傳抄可見文件編號 87。參見 Vahé Baladouni and Margaret Makepeace, eds., "Armenian Merchant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Sourc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88, No. 5, 1998, pp. 68-70.

中 Don Diego Cotino/Don Diego Coutino 似乎是這條航線重要的商人，他擁有多艘船隻，Antonio de Olbera 和 Cristobal Texeyda 是代其經商之人。（見表三）另表三編號 6、10、12 的船隻所有人皆是 Garci Mendez Raposo，此人應與 Don Diego Cotino 一樣擁有多艘船隻，某些船隻由其他人來代理。然文件內容並無法確定有亞美尼亞人參與其中，更何況葡萄牙船多是印度葡萄牙商人所經營，即便船主本身不出海，也由其他葡萄牙船長代理，其狀況與上述英國船不一樣。另筆者發現 Pierre Chaunu 忽略了 3 艘於 1620 年繳納商品稅來自印度的船隻，皆非於此年進入馬尼拉，其中 1 艘於 1618 年從 Cochin 啟航，2 艘於 1619 年從葡屬印度出航。（見表三編號 1、2、3）

編號	抵達年代	繳稅日期(稅率 3%的金額)	出航地	船主/船名	負責人	商品內容
1	1618	1620/1/14 (16p. 4t.)	Cochin	少尉 Francisco Falcon/Nuestra Señora de la Esperança		550p. (11 個奴隸)
2	1619	1620/1/23 (52p.)	葡屬印度	Francisco Mazedo/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galeota)	Juan Pereyra	1730p.
3	1619	1620/5/16 (121p. 4t.)	葡屬印度	Juan de Mora/Nuestra Señora del Salbación		不同人的貨
4	1620	1620/8/18 (258p. 3t. 7g.)	葡屬印度	Don Diego Cotino/Nuestra Señora de Buen Bjaie		不同人的貨
5	1620	1620/8/18 (277p. 5t. 9g.)	Negapatan	Manuel de Acuña、Alonso Sánchez de Aranda		不同人的貨
6	1620	1620/8/18 (52p. 4t. 11g.)	葡屬印度	Garci Mendez Raposo		不同人的貨
7	1620	1620/9/17 (625p. 2t. 11g.)	Cochin	Don Diego Cotino/San Nicolás	Antonio de Olbera	不同人的貨
8	1620	1620/9/17 (343p. 2t. 10g.)	Negapatan	Francisco Cardoso		不同人的貨
9	1620	1620/9/17 (175p. 2t. 8g.)	Negapatan	Alonso Sánchez de Aranda		不同人的貨
10	1620	1620/9/18 (86p. 9g.)	葡屬印度	Garci Mendez Raposo		不同人的貨
11	1620	1620/9/18 (120p. 3t. 1g.)	印度	Pedro de Andrada		不同人的貨
12	1620	1620/9/28 (103p. 2t. 10g.)	葡屬印度	Garci Mendez Raposo		不同人的貨
13	1620	1620/9/28 (59p. 5t. 1g.)	Cochin	Don Diego Coutino	Cristobal Texeyda	一些葡萄牙人的貨

【表三】1620 年度會計室檔案所載來自印度的船隻訊息

資料來源：AGI, Contaduría, 1210, fols. 9r-9v, 11v, 15r-17r.

備註：表中的 Don Diego Cotino 與 Don Diego Coutino 是同一人，p.指的是比索 (peso)，t.指的是多幣 (tomin)，g.指的是格拉諾 (grano)。1 比索=8 多幣，12 格拉諾=1 多幣。

肆、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

由於這些史料對從馬尼拉前往南亞的船隻少有紀錄，即便有開往或返回印度的船隻資料，卻無運回該地的商品記載。⁷⁴ 我們從華商買賣紀錄簿可見 1685 及 1686 年亞美尼亞商人和穆斯林商人在馬尼拉與華人所交易的商品，⁷⁵然也無法證實這些商品之後的流向是帶往南亞地區。所以關於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只能從單向的馬尼拉市場對南亞的貿易需求來作分析。再則會計室檔案只有完整的商品稅紀錄，除了極零星貨品種類及價格的描述外，並沒有詳細的貨品清單，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全面地重建十七世紀前期貿易種類的需求至今猶如海中撈月。但是透過兩本海關文件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瞭解十七世紀後期的貿易種類與需求，只是這批史料只有完整的商品種類和數量，卻沒有價格。⁷⁶

一、貿易品的種類

十七世紀前期從南亞運往馬尼拉市場的商品可見奴隸、軍械用品。1618 年一艘來自 Cochín，屬於 Francisco Falcon 所有，名為 Nuestra Señora de la Esperanza 號的船隻，船上共載值 550 比索的 11 個奴隸。（見表三編號 1）可見每個奴隸值 50 比索，這價格與 1627 年相同，就如同年 8 月 30 日的帳冊記錄所載：一艘來自印度的船載有 218 個奴隸，每個奴隸值 50 比索，需繳 3% 的稅，此船船長為 Heronimo Pinto，船隻所有人為 Manuel Viera Lobo。⁷⁷ 上述船隻應屬葡萄牙船，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從非洲到印度設立據點以後，便開始將非洲奴隸轉售到亞洲。整個十七世紀的馬尼拉也是重要的奴隸貿易市場，有來自非洲東南沿岸的 Cafres 奴隸（見圖四），

⁷⁴ 這些史料不僅無馬尼拉銷往南亞的商品，也無馬尼拉運往中國、台灣、日本等東亞地區的商品細目，其原因應如筆者在之前的研究成果中曾提及的：關稅徵收的記錄主要是為了讓西班牙母國知曉當地政府之運作及其開銷狀況，但除了白銀和黃金，菲律賓本身物產並無法吸引商人，這些從馬尼拉出航的船隻皆不載回商品，海關因而無法徵收出口商品稅，所以出航船隻的記載就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也讓出航申報文件變少。參見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38-39。

⁷⁵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178-179。

⁷⁶ 在兩本馬尼拉海關文件記錄了從孟加拉和印度各地前往馬尼拉灣貿易的 50 艘商船文件（見附錄表二），但只有 35 艘船隻有完整的貨品清單，另有 1 艘僅描述大概所載的貨品種類（見附錄表三）。

⁷⁷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50v-51r.

也有從澳門轉運而來的東方奴隸，他們皆透過葡萄牙商人之手。⁷⁸ 我們從一艘於 1682 年 9 月 16 日由 Manuel Madera 船長負責，由印度 Madrastapatan 抵達機易港的貨船申報文件得知，船長在報關時所列出的船貨清單中有「20 位販賣用的 Cafres 奴隸 (veinte cafres esclavos para bender)」。⁷⁹ 奴隸通常是買來用於作帆船上的船員，⁸⁰ 尤其是葡萄牙船常見 Cafres 奴隸及船員。⁸¹ 不僅是住在馬尼拉的葡萄牙人擁有 Cafres 奴隸，呂宋原住民也有人具有購買奴隸的能力，有時他們會將所擁有的奴隸出借給西班牙官方，讓其在皇家軍船作搖槳的水手，這工作既辛苦又危險，在航行中這些奴隸在船艙搖槳，若遇船難，容易溺斃。⁸²

軍械用品則是另一項在十七世紀前期馬尼拉重要需求的物品，這應該與此段時期菲律賓的西班牙軍隊不斷地往外軍事探險與征服有關。我們從一艘來自印度在 1630 年 7 月抵達麻里老 (Bolinao) 港的 Nuestra Señora de los Remedios 號，⁸³ 可知此項物品從印度運來時是透過葡萄牙王室名義。⁸⁴

⁷⁸ 在 Tatiana Seijas 所使用的墨西哥檔案館 (AGN) 資料，可見 1626 年一艘葡萄牙商船從孟加拉到馬尼拉，運來 200 名奴隸。G. Souza 認為 1644 年以後葡萄牙人輸往西屬菲律賓的奴隸貿易已中止，但 Tatiana Seijas 並不贊同此說，他認為即便貿易減少，很明顯地葡萄牙船仍持續前往馬尼拉，且通常掛其他民族的旗幟。參見 Tatiana Seijas, *Asian Slaves in Colonial Mexico: From Chinos to Indi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0. 筆者此文剛好可印證 Tatiana Seijas 所說的 1644 年以後仍有葡萄牙人載運奴隸到馬尼拉。不過，前述 Serafin D. Quiason 的書反而提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掛葡萄牙旗前往馬尼拉的例子。筆者的先前研究也可見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澳門葡萄牙船前往馬尼拉貿易，這些船隻似乎多掛自己的旗幟。參見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15、20。

⁷⁹ AGI, Filipinas, 64, Vol.1, fols. 365r-366r.

⁸⁰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 805r.

⁸¹ 一艘於 1684 年從科羅曼德爾海岸欲赴馬尼拉的船隻，卻在 9 月 26 日離馬尼拉不遠處遇難，後決定航向澳門，船上載有不同國籍的人，其中包含約 50 位 Cafres 男女及船員。按船隻所有人的姓名和內容描述，此船應為葡萄牙船。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13v-117r.

⁸² 1627 年 Pampanga 原住民 Baltasar Tahan 有一名奴隸借給陛下，當作看守本島的皇家帆船的船員，原在這年要前往福爾摩沙島堡壘，因天候不佳，此奴隸也遭溺斃。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804v-805r. 1630 年 3 月 8 日的文件提到葡萄牙人 Diego Díaz 的一個名叫 Francisco 的 Cafre 奴隸在 1627 年服役於皇家軍船，並簽訂在船上划槳 4 個月，此船被派往福爾摩沙島堡壘，於 1627 年 10 月 3 日沈沒，Francisco 淹死，於是依契約內容馬尼拉行政首長下令付給其主人 Diego Díaz 50 比索的賠償金。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s. 120r-120v.

⁸³ 在十六、七世紀的古西班牙文中可發現許多名詞開頭的 V 也寫成 M 的例子，如 Vindanao 即 Mindanao。另 V 也可寫成 B。在西班牙文獻中可見 Bolinao 也寫成 Manilao 的例子。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 452v. Bolinao 港位於呂宋西部傍佳施欄 (Pangasinan) 省的一港口，此港是《東西洋考》中所提及的「麻里老」。參見（明）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123。

⁸⁴ AGI, Contaduría, 1212, fol. 267r;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s. 26r-26v.



【圖四】

圖片來源：1734 年由版畫家 Nicolás de la Cruz Bagay 及繪製者 Pedro Murillo Velarde 所描繪的一幅菲律賓地圖中的左邊第二張小插圖，現藏於西班牙國家圖書館 (BNE)。圖的左邊可見四位上身赤裸膚色黝黑的 Cafres。

除了從印度直接運往馬尼拉灣的商品外，我們還可發現有一些南亞或疑似南亞商品是透過第三地轉運到馬尼拉，如 1627 年，有印度人 Bartholomé de Acuña 從東埔寨 (Canboxa) 運來 5 担 (picos) 深色的蠟，⁸⁵每担值 20 比索。⁸⁶ 有些孟加拉或印度生產的貨品只知攜貨者或購貨者，無法得知從何處轉運而來，諸如以下例子：(1) 1627 年有一位名叫 Don Diego de Miranda Enríquez 的船長帶來了 405 arrobas⁸⁷15 磅 (libras)⁸⁸重的孟加拉硝石，以及 254 arrobas 15 磅的孟加拉 galludero

⁸⁵ 單數 pico，即「担」，1 pico=1 quintal=100 cates (斤)。從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一雙語辭典中知道 pico 即「担」，此詞是閩南語漢字。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萬曆四十八年 (1620)，藏於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圖書館，p. 28。

⁸⁶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 53r.

⁸⁷ 單數 arroba，複數 arrobas，也寫成 arouas。重量單位，1 arroba 重 25 磅(libras)，每磅 16 盎司，合 11.502 公斤，等於 ¼ quintal。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en que se Explica el Verdadero Sentido de las Voces, su Naturaleza y Calidad, con las Phrases o Modos de Hablar; los Proverbios o Refranes, y Otras Cosas convenientes al Uso de la Lengua [...]*. Compuesto por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tomo primero. Que contiene las letras A.B.(Madrid: Imprenta de Francisco del Hierro, 1726), p. 415;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p. 199.

⁸⁸ Castilla 舊時的重量單位，1 磅(libra)約 16 盎司，等於 460 公克。但在西班牙其他地區，如東部亞拉崗

線，⁸⁹孟加拉硝石的價值為 1 擔 (quintal) 19 比索，galludero 線每 arroba 值 4 比索 5 多辟 (tomines)；⁹⁰ (2) 1629 年葡萄牙商人 Gaspar de Valadares 曾幫馬尼拉軍營購買一批武器，其中包含 298 arrobos 14 磅的印度粗鐵，每担值 5 比索；⁹¹ (3) 1630 年葡萄牙籍船長 Manuel Rodríguez Moron 曾幫馬尼拉軍營購買 37 桶印度麵粉，每桶重 8 arrabas 值 15 比索；⁹² (4) 同年 (1630) 此軍營也購入 86 疋 cotonía (一種絲棉混和的固加拉特 (Gujarat) 布)，⁹³每疋值 12 里耳 (reales)。⁹⁴

從十七世紀七〇年代起印度銷售到馬尼拉的商品除了前述的 Cafres 奴隸、軍器 (如火藥)、硝石、鐵和 cotonía 以外，還有更多各式各樣及各種顏色的布料和織品。生絲和絲織品類有絲布 (picotes)、⁹⁵薄紗 (gasas)、⁹⁶塔夫綢 (tafetanes)、⁹⁷綾 (rasillos)、天鵝絨 (terciopelo)。棉布類有素布 (mantas crudas)、深褐色布 (manta pireta)、白布 (manta blanca)、印花棉布 (chitas)、⁹⁸balagatas (一種產於 Balagate 的印

(Aragón)、加泰隆尼亞 (Cataluña) 及瓦倫西亞 (Valencia) 等地 1 磅有 12 盎司；在北部巴克斯地區 1 磅有 17 盎司，西北部加利西亞 (Galicia) 1 磅有 20 盎司，甚至在不同村莊 1 磅等於多少盎司都不一樣。雖然各地換算略有不同，但一般而言 1 磅多換為 16 盎司。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Tomo quarto (Madrid: 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por los herederos de Francisco del Hierro, 1734), p. 397;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 p. 1252.

⁸⁹ 我們從一份 1685 年 12 月 14 日海關清查 Goqua 船長所攜帶的一批「6 張 galludero 線網 (Seis rredes de hilo galludero)」之文件，約略可知 galludero 線是製造漁網之類的麻線。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577v-578r.

⁹⁰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192r-192v.

⁹¹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805r-805v.

⁹² AGI, Contaduría, 1212, fol. 236v.

⁹³ 按西班牙辭典，此詞指「一種飾有花紋邊的棉布」。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p. 590. 另按葡文辭書：在印度指的是一種有條紋絲和棉的織物。參見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 p. 317. James C. Boyajian 的書中對此物描述的更為詳細：「一種絲棉混和的固加拉特 (Gujarat) 布，通常飾有條紋，有時興盛的 Cottonias 是在 Ahmedabad-Cambay 地區所織成，葡萄牙人透過亞洲做其生意，並將其販售至歐洲。」參見 James C. Boyajian,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p. 321.

⁹⁴ AGI, Contaduría, 1212, fol. 241r.

⁹⁵ 一種品質差有光澤的絲布，通常是作衣服之用。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 pp. 1594-1595.

⁹⁶ 單數 gasa、複數 gasas，源自阿拉伯語 hazz 或 qazz，波斯語則稱 gaz 或 kaž，指的是一種細薄的絲綢布。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p. 1027.

⁹⁷ 在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一書中出現的 tafitanes 即 tafetanes，漢字譯為「綢」或「紬」。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pp. 25, 27.

⁹⁸ 單數 chita，複數 chitas。chita 源自印度語 chint，是指印花棉布。參見 Henry Yule,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度棉布)、⁹⁹sarampures、¹⁰⁰gollorines(一種北印度常見的粗棉布)、¹⁰¹以及 quila/quilap。¹⁰² Cambayas 一般多為棉布，¹⁰³但也可見絲製，如 1686 年 8 月 2 日從蘇拉特入港登記的船隻，此船此時加上 8 月 11 日的補充申報，其絲製 cambayas 共載有 160 疋，每疋 8 baras (見附錄表三)。¹⁰⁴ 我們在兩本海關文件可以找到絲製 cambayas 在馬尼拉 1 疋值 5 比索或 6 比索的價格，棉製 cambayas 價錢較低，只是這兩本文件沒有記載單價。¹⁰⁵ 棉和絲兩類皆有的布料還有 tafiziras (一種條紋織物)；¹⁰⁶棉絲混和的布則有 guingones。¹⁰⁷ 麻布類有象牌麻布 (elefantes)、¹⁰⁸beatilla (一種稀薄的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p. 201;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 p. 276.

⁹⁹ 單數 balagata，複數 balagatas，文件中也寫成 balagastas。balagata 應是葡文 balagate，因為 a 也可寫成 e。Balagate 是印度一地名，葡文指的是一種很粗的印度白藍布料(panos da Índia brancos e azuis, muy grosseiros)。參見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 p. 83。但也可找到以下說法：「一種產於(或靠近) Bijapur (位於南印度西海岸至內陸地區)的 Balagate 的細棉布，此布主要載運至果阿。葡萄牙人在 1630 年代以克拉克(carrak)船運許多 balagate 布到里斯本」。參見 James C. Boyajian,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p. 320.

¹⁰⁰ 西班牙文 sarampuris 也寫成 sarampures 或 zarampures，亦即英國東印度公司史料的 sallampores 和荷文史料的 salempouris 或 salampouris。它是一種棉布，產於印度科羅曼德爾，是一種白色滾紅邊的棉布。有的則說它是一種多彩色的布，因印度 Culctta 南邊的地名 Salemporis 而得名。英國史料亦提及此物係上等棉布。日本文獻則稱 salempouris 為「大金巾」。參見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48-49。從印度運到馬尼拉的 sarampures 有白色、黑色和深褐色，其材質細、粗、普通皆有。參見附錄表三。

¹⁰¹ 文件中出現的 gollorines，其單數為 gollorin。我們從一艘於 1686 年 8 月 2 日由摩爾人 Aamedo Sexmahomat 負責進入馬尼拉灣的船貨清單中，可見兩批「gollorines de chitas」。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9v-24r。由此可見 gollorines 是一種棉布。其葡文應是 gondorim，指一種北印度常見的粗棉布。參見 James C. Boyajian,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p. 323.

¹⁰² 按 1685 年 8 月 18 日一艘由摩爾人 Dauchi 負責的船隻，從蘇拉特運有一批「25 細稱 quilap 的厚白布(manta blanca gorda que llaman quilap)」。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92v-93v。由此前述內容可見此物應為棉布。

¹⁰³ 單數 cambaya 也寫成 cambaia。Cambaya 原為印度西北沿岸一地名，當地盛產棉製布料。參見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4, p. 267.

¹⁰⁴ 複數 baras 即 varas，1 vara 約等於 835.9 mm。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 p. 2061。或謂 1 vara 長約 33 英吋上下。參見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 p. 100。vara 通常譯作「碼」，但 vara 在西班牙不同地區及其殖民地的差別很大。參見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p. 253.

¹⁰⁵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48。

¹⁰⁶ 複數 tafiziras，在文件中也寫成 taphisiras 或 taficiras。「taficira」即葡萄牙文 tafecira 或 tafacira，源自阿拉伯文 *tafsilah*，指不同種類的東方布料，有絲製、棉製等，是種條紋織物。參見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I, p. 336.

¹⁰⁷ 文件中出現的 guingones，其單數為 guingon。葡文應是 guingão，指一種孟加拉的棉絲混和布。參見 James C. Boyajian,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p. 323.

¹⁰⁸ 單數 elefante，複數 elefantes。按 E. H. Blair 和 J. A. Robertson 的解釋：「elephant」是種麻布的品牌。參

麻布)等物。還有許多布料和織品的名稱難以得知其質料,如 mopongo、moxones、paracalas。¹⁰⁹ 此外,也可見一些各式布料所製的家用品和衣服,如帆布(lonas)、桌巾(sobremesa)、地毯(alcatifas 或 tapetes)、床罩(sobrecama)、腰帶、床帳、手帕、襯衫、女孩用的 sayas(裙子)、¹¹⁰tapis(達加洛婦女的服裝),¹¹¹其中桌巾多以印花棉布(chitas)製成。(見附錄表三)

其次,也可見一些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食品類有酒(vino)、茴香酒或茴香烈酒(agua ardiente de anis)、麥、杏仁、葡萄乾、橄欖油、胡椒、鹽、歐時蘿(cominos)、¹¹²錫蘭肉桂(canela de Seilan)、¹¹³可食丁香花乾(clavos de comer)。日常生活用品則有蘇拉特香皂、玫瑰水(agua rossada)、香(insienso)、安息香(camanguian)、¹¹⁴象牙(marfil)、寫字臺(escritorios)、作小床和其他工程的紅木棍(palo bermejo)、麻繩線(hilo de acarreto)、¹¹⁵明礬石(piedra alumbre)。¹¹⁶ 另有一些造船的材料,諸如:船帆布料(paños de vela)、釘子、鐵錨。(見附錄表三)上述有些物品是從孟加拉和印度以外的地方轉售而來,例如:茴香酒應是荷蘭人先從巴達維亞販售到印度,按1682年9月17日的報關文件,此船從Madrastapatan載有30木桶注滿巴達維亞的茴香酒(treinta pipas de vino de arraca de anis de Battabia en barriles);¹¹⁷ 葡萄乾可能從莫三比克(Masambique)轉運而來,這可從馬尼拉海關文件澳門土生葡萄牙船長

見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4, p. 267.

¹⁰⁹ 複數 paracalas 也可寫成 paracales。按 Juan Gil 的說法:「Paracale 是一種布料,可能生產在呂宋 Paracale 山,此布料名稱應來自此地名」。參見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786.

¹¹⁰ Saya 是菲律賓婦女常穿在 tapis 內的裙子之稱呼。

¹¹¹ Tapis 是達加洛語,一種女性所穿如同裙子的服裝。它是一種暗色的束腹寬帶,菲律賓婦女將此纏繞於裙子上之從腹部到膝部的部分。參見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0, p. 330 和 Vol. 47, p. 300 及 Vol. 51, p. 156。在陳烈甫的書中也提到「當地的達加洛人的服飾有時會在胸部另以布繫繫,號為 Tapis」。參見陳烈甫,《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係的過去與現在》(臺北:正中書局,1970),頁30。不過,我們從一幅藏於馬德里美洲博物館,屬於十八世紀末由 Juan Ravenet 所繪的圖畫,可知 Tapis 所纏繞的部位是從腹部到膝部,而非胸部。

¹¹² 作藥材或食物調味品。

¹¹³ 十七世紀西班牙文獻中的 s 與 c 是通用,故 Seilan 即 Ceilán(錫蘭,今斯里蘭卡)。

¹¹⁴ Camanguian 源於達加洛語 camangyan,指的是安息香或香。參見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1, p. 242.

¹¹⁵ Hilo de acarreto 也寫成 hilo de alcarreto,指的是細麻繩線。其用途是捕魚用的網。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479r-481r.

¹¹⁶ 做染料用。

¹¹⁷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65r-366r.

Joan Baptista Pereira 的供詞得知此訊息。¹¹⁸

二、消費需求的轉變

從前述十七世紀南亞運至馬尼拉灣的貿易品種類也可看出馬尼拉市場消費需求的轉變。十七世紀前期菲律賓的西班牙軍隊不斷地往外軍事探險與征服，包含菲島南部的島嶼和北臺灣，尤其是積極往南部穆斯林勢力的拓展。¹¹⁹ 這時期荷蘭艦隊曾數度（1601、1603、1607 年）攻擊澳門、出沒中菲航線及對西班牙遠東據點的軍事威脅，導致澳門、馬尼拉防禦費用攀升，而菲律賓極度缺乏軍火，需仰賴澳門提供。¹²⁰ 荷蘭人佔領澳門的野心也讓馬尼拉需派船前往防衛，1627 年，皇家大帆船公證人 Francisco de Renteria 曾前往福爾摩沙島堡壘援助，之後到澳門島看守葡萄牙的船隻，因怕荷蘭人奪走它們。¹²¹ 事實上，從會計室檔案知道馬尼拉透過葡萄牙人也從印度各地運來軍器和製作火器的材料，尤其是對硝石和鐵的需求高。至於奴隸的販賣也與軍事有關，運至馬尼拉的奴隸主要提供西班牙皇家帆船作為搖槳船員之用，包含前往北臺灣的軍船。¹²²

到了十七世紀七〇年代，馬尼拉西班牙人在東亞擴張的情勢已趨於緩和，加上葡萄牙早已在 1640 年正式脫離西班牙統治，菲律賓對南亞商品的需求也有了轉變。除了可作造船之用的鐵的需求仍多以外，硝石的數量不多，奴隸、火藥和 *cotonía* 則少之又少。（見表四）相較之下，所需的布料和織品非常多，其大宗商品以棉類、麻類和絲綢類占相當大的比重，尤以 *cambayas*、象牌麻布（*elefantes*）最多；次為印花棉布（*chitas*）和 *sarampures*，另 *mopongo* 和 *quila/quilap* 也不少。而表五沒列出的布料和織品因數量很少，故不特別提及。另也有為數不多的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見附錄表三）

¹¹⁸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415r-415v. 此艘船隻的文件之譯文亦可見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351、364。

¹¹⁹ 此方面的文章可參見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與臺灣（1565-1642）〉，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 31-48。

¹²⁰ 李慶，〈居澳葡人對馬尼拉華貨供給的“壟斷”與遠東海貿格局（1619-1634）〉，頁 44。

¹²¹ 方真真，〈人員與貨品的流動：西班牙時期福州、北臺灣、馬尼拉及澳門的多邊航線（1626-1642）〉，鄭永常主編，《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臺北：里仁書局，2015），頁 395。

¹²² 方真真，〈人員與貨品的流動：西班牙時期福州、北臺灣、馬尼拉及澳門的多邊航線（1626-1642）〉，頁 398。

年度	鐵 (担)	硝石 (担)	火藥	奴隸 (個)	cotonía
1678	300	30	---	---	---
1681	280	---	---	---	---
1682	500	---	---	20	---
1683	50	---	---	---	---
1684	50	---	10 dauas	---	---
1685	200	335	15 担	---	> 750 疋
1686	500	300	---	---	---

【表四】十七世紀中後期鐵、硝石、奴隸、cotonía 輸入馬尼拉的數量

資料來源：取自附錄表三。

備註：表中「---」代表無輸入馬尼拉灣的紀錄

年度	1678	1681	1682	1683	1684	1685	1686	總數
cambayas	2,300	9,900	>20,970	900	7,800	21,402	>40,187	>103,459
elefantes	3,400	≐6,080	8,950	400	6,300	39,440	36,075	≐100,645
sarampures	≐1,000	5,310	19,010	800	7,100	20,546	18,045	≐71,811
chitas	1,000	800	21,960		2,000	5,000	49,400	80,160
quila/quilap	---	1,600	880	---	1,460	33,480	20,500	57,920
balagatas	---	450	<8,520	3,200	---	---	<6,000	<18,170
tafiziras	---	1,500	---	---	900	2,3024	5,170	31,134
gasas	---	1,500	---	---	490	2,543	---	4,533
mopongo	---	---	2,000	---	---	50,443	7,728	60,171
總數	≐7,700	≐27,140	≐82,290	5,300	26,050	195,878	≐183,105	≐528,003

【表五】十七世紀中後期各類布料輸入馬尼拉的數量（單位：疋）

資料來源：取自附錄表三。

備註：表中「---」代表無輸入馬尼拉灣的紀錄。

三、貿易的消長

史料的紀錄不足，讓重建各年各艘商船所載的貿易額難以得知，但從船舶數和商人所繳商品稅的多寡，也可以理解整個十七世紀南亞地區與馬尼拉的貿易消長情形。1610 年代以前南亞地區與馬尼拉的貿易還未真正開啟，到了 1612 年起逐漸有西班牙陸下所屬的船隻前往印度馬拉巴的 Cochin 購貨，更有不少葡萄牙船從印度前往馬尼拉，尤其在 1620 年達到高峰。然隔年很快地停滯下來，直到 1626 年西班

牙佔領北臺灣以後，南亞與馬尼拉兩地的貿易才又開始。但好景不常，1640 年代起至 1670 年代末以前兩地貿易並無進展。從表六可見南亞與馬尼拉的貿易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尤其在十七世紀前期貿易起伏與低迷不振受限於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關係，這種情景直到 1680 年代才有所改觀。因此，馬尼拉所徵收的印度各地商品稅也從 3% 提高至 6%。¹²³

年代	船舶數	年代	船舶數	年代	船舶數	年代	船舶數	年代	船舶數
1600	---	1620	10	1640	---	1660	---	1680	4
1601	---	1621	---	1641	---	1661	---	1681	13
1602	---	1622	---	1642	---	1662	---	1682	9
1603	---	1623	---	1643	---	1663	---	1683	4
1604	---	1624	---	1644	1	1664	---	1684	10
1605	---	1625	---	1645	2	1665	---	1685	10
1606	---	1626	---	1646	---	1666	---	1686	9
1607	---	1627	5	1647	---	1667	---	1687	3
1608	---	1628	3	1648	---	1668	---	1688	4
1609	---	1629	3	1649	---	1669	1	1689	---
1610	---	1630	8	1650	---	1670	1	1690	4
1611	---	1631	5	1651	---	1671	---	1691	2
1612	7	1632	3	1652	---	1672	3	1692	5
1613	---	1633	2	1653	---	1673	---	1693	3
1614	1	1634	---	1654	---	1674	---	1694	1
1615	2	1635	1	1655	---	1675	1	1695	3
1616	---	1636	---	1656	---	1676	---	1696	5
1617	---	1637	---	1657	---	1677	---	1697	3
1618	2	1638	2	1658	---	1678	2	1698	7
1619	2	1639	1	1659	---	1679	3	1699	5

【表六】十七世紀南亞赴馬尼拉灣的船舶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附錄表一、表二，數據採取統計數目較多的船隻數。

備註：表中「---」代表此年無船隻往馬尼拉灣的紀錄。

從 Pierre Chaunu 對孟加拉和印度各地赴馬尼拉港所徵商品稅的統計，也可見七〇年代以前馬尼拉市場對印度商品的需求低，某些時期甚至是零。直到七〇年代起南亞商品的需求才逐漸增加，尤其是到了八〇年代來自科羅曼德爾的貨物大增。

¹²³ 在會計室檔案編號 AGI, Contaduría, 1210 至 AGI, Contaduría, 1226 卷宗中，可見十七世紀前期南亞各地赴馬尼拉的商船所繳之商品稅為 3%，到了 1680 年代在兩本海關文件則記錄為 6%。

(見表七)事實上,比較當時各地船隻進入馬尼拉所徵的商品稅,更易明瞭南亞商品在馬尼拉市場所佔的比重及其貿易趨勢。1681至1685年間印度和孟加拉商品在馬尼拉所徵的商品稅額佔了28.73%,與新西班牙的28.95%差距極少,那時華貨(含來自澳門、臺灣)佔了31.40%,其他東亞地方的物品所佔的比率極低,多者連2.5%都不到,甚至也有不到1%。¹²⁴1686至1690年,印度和孟加拉商品佔了36.09%,華貨也增至52.85%,新西班牙的貨品則暴跌至7.11%;1691至1695年印度和孟加拉商品的市佔率僅有16.60%,華貨增至53.36%,新西班牙的貨品提升至23.57%;1696至1700年華貨達62.48%,印度和孟加拉商品的市佔率19.10%,新西班牙的貨品有10.87%。¹²⁵

前述也可知赴馬尼拉貿易的亞洲商人中以華人占絕大多數,尤其是從1685年清廷開放海禁起,不僅華船前往馬尼拉遽增,從表五也可發現1685和1686年印度棉布輸入馬尼拉的數量確實急遽上升,在馬尼拉市場逐漸嶄露頭角。由此,我們也可理解為何在1685年3月12日會有一些馬尼拉官員提議將Pancada的法令也擴及到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商品。¹²⁶即便此項提議因具爭議性在同年同月20日被擱置下來。¹²⁷

年代 \ 地區	孟加拉		科羅曼德爾		馬拉巴		果阿		蘇拉特	
	商品稅	%	商品稅	%	商品稅	%	商品稅	%	商品稅	%
1601-1610										
1611-1615					396.5	0.5				
1616-1620										
1626-1630			1490.50 ⁽¹⁾	5.85						
1631-1635			888.6	2.95						
1636-1640			444.4	1.4						
1641-1645			316	1.43						
1671-1675			662.25 ⁽²⁾	14.83			255.75	5.73	304.125	6.81
1676-1680			1412.2	15.22						
1681-1685	606.25	3.16	4167.50	21.67			750	3.90		

¹²⁴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p. 209.

¹²⁵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pp. 210-211.

¹²⁶ 西班牙文Pancada乃源自葡萄牙文Pancada,原意有golpe(撞擊、大量、整批)之意。參見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 p.1515。在菲律賓Pancada主要是對中國商品的定價方式,亦即批買制或整批交易制。

¹²⁷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610r-615v, 621r-624v.

1686-1690	1087.75	4.17	7646.5	29.33					676	2.52
1691-1695			700	2.35					540	316
1696-1700	1400	2.54	6044.6	10.95					3100	5.61

【表七】從南亞赴馬尼拉港所徵商品稅

資料來源：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pp. 200-211.

備註：(1)商品稅僅有 1627, 1628, 1629, 1630 年；(2)其中 486.50 pesos 來自 Madras，佔 10.90%；(3)另有一亞美尼拉人繳付 75 pesos 的商品稅，佔 0.30%；(4)商品稅的市佔率共 16.60%。

伍、結論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商人來到東南亞時，Gujarat 商人早已從 Cambay 港口掌握了與麻六甲的貿易。南亞和東南亞的商業聯繫之強盛，就如葡萄牙人 Tomé Pires 所說：麻六甲沒有 Cambay 無法存在，Cambay 也不能沒有麻六甲。¹²⁸等到葡萄牙人在印度各地設立據點，也逐漸掌握印度洋進入東南亞的航線，在十七世紀前期透過葡屬印度的果阿、Cochin 和 Negapatan 港口，將奴隸、製作火器的材料、cotonía 等物銷往馬尼拉。除了葡萄牙，也可見西班牙船往返印度。這時期正值西班牙在東亞的軍事探險與擴張，葡萄牙人運來的商品多與軍事用途有關。隨著荷蘭人在麻六甲海峽對葡萄牙船的劫掠，尤其是 1640 年代的佔領麻六甲，加上此時葡萄牙的脫離西班牙統治，因而重挫了南亞與馬尼拉的貿易，僅見二、三艘英國船前往，嘗試與馬尼拉貿易。

直到十七世紀七〇年代起，南亞與馬尼拉的貿易才逐漸開展起來，到了八〇年代印度的布料與紡織品大量傾銷到馬尼拉。這時期的船隻主要來自 Madrastapatan 和 Portonobo 港口，其次是蘇拉特；來馬尼拉貿易的商人以亞美尼亞人和穆斯林為主，也有馬拉巴商人，¹²⁹以及馬尼拉西班牙人往返印度貿易。此外，從英國的資料除了

¹²⁸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9), p. 4.

¹²⁹ 基本上，亞美尼亞人、馬拉巴人、摩爾人在呂宋的貿易和居住並無遭遇困難，直到 1711 年 6 月 1 日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五世向菲律賓當局頒佈法令，以隔離馬尼拉的異教徒及天主教宗派成員，並減少濶內的華人，於是馬尼拉教會內部開始討論驅逐及審判上述這些族群。即便如此，也無法遏止這些人前往

可見 1660 年代末至 1670 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亞美尼亞人合作前往馬尼拉的例子，亦可見他們與葡萄牙人合作的例子，尤其是 1688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亞美尼亞人簽定協議後，亞美尼亞人就壟斷了 Madras 與馬尼拉的貿易。值得一提的是英國資料也提供了 1674 年起有西班牙人或船隻前往印度的消息，例如：1674 年 Juan Ventura Sarra 到馬拉巴海岸；另一住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 Don Luis de Matienzo 曾赴科羅曼德爾海岸；1678 及 1679 年西班牙船 San Miguel 號皆曾到 Madras，隔了 8 年另一艘西班牙船 Jesus Nazareno 號也到 Madras 貿易，此艘船隻似乎與附錄表二編號 41 是同一艘；最後一位到 Madras 做生意的西班牙人於 1694 年搭乘 Don Teraleo 指揮官的 San Jose 號一同前往。¹³⁰

事實上，印度紡織品是亞洲內部貿易的關鍵模式。¹³¹ 從十七世紀初隨著歐洲的崛起，紡織品進入一新市場，南亞沿岸在全球海上貿易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棉紡織的主要供應地並沒改變：Gujarat、孟加拉和科羅曼德爾仍是世界紡織品主要的供應者。¹³² 這情形也反映在十七世紀後期的馬尼拉市場，其所佔比例大，尤以 cambayas 和 elefantes 最多。這些從孟加拉和印度各地來到馬尼拉做生意的商人或代理人也趁機到閩內和華商交易，有時購買華貨，有時亦將帶來的商品與華商交換。¹³³ 交易完成後，有的商人立即返回印度，有的像亞美尼亞商人可能隨船到澳門做生意，¹³⁴但有的則長期居住馬尼拉，關注並代理當地與 Acapulco 的貿易。

馬尼拉，直到十八世紀末馬尼拉港對所有族群開放貿易，包含歐洲人，原少數掌握 Madras、Calcuta（港口已被英國人所控制）貿易的族群，如亞美尼亞人逐漸走向式微。參見 Alberto Baena Zapatero, Xabier Lamikiz, “Presencia de una Diáspora Global: Comerciantes Armenios y Comercio Intercultural en Manila, c. 1660-1800,” pp. 702-718.

¹³⁰ Serafin D. Quiason, *English “Country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1644-1765*, p. 35.

¹³¹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p. 5.

¹³²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p. 6.

¹³³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頁 173、178-179。

¹³⁴ 施其樂、范岱克曾提及：約 1700 至 1842 年間亞美尼亞商人活躍於澳門—馬尼拉—印度航線。參見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頁 87。實際上，早在十八世紀以前亞美尼亞商人已經常行經上述航線。

日期	啟航地／船舶數					總數
	孟加拉	科羅曼德爾	馬拉巴	果阿	蘇拉特	
1612				-- (7 艘葡船，有 1 艘是 fragata)		7? ¹³⁵
1620		2	3 (皆是葡人)	3		8 ¹³⁶
1627		1 (1 艘 patache 來自 Negapatam)		1		2 ¹³⁷
1628		≥1 (來自 Negapatam)	≥1 (來自 Cochin)	≥1 (葡屬印度，應是果阿)		≥3
1629			1 (來自 Cochin)	2 (1 艘確定，另一艘可能)		3
1630			1 (來自 Cochin)	6 (葡屬印度)		7 ¹³⁸
1631		2 (來自 Negapatam)	2 (來自 Cochin)	1 (1 艘 galeota 來自葡屬印度)		5
1632				3 (1 艘來自印度，2 艘果阿)		3
1633				1		1 ¹³⁹
1639				1 (葡屬印度)		1
1644					1 (英國船)	1

¹³⁵ 並非所有船隻皆為葡船，在會計室檔案可見 1 艘於 1611 年前往印度 Cochin 的 San Joseph 號，在 1612 年返回機易港，此船為西班牙陛下所有。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4, fols. 80r-80v;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398v-399r.

¹³⁶ 按表三筆者的統計，1620 年從印度進入馬尼拉的船隻應有 10 艘，另 1618 年進入的船隻有 1 艘，1619 年也有 2 艘。筆者在另一卷宗的會計室檔案也找到 1 艘西班牙陛下軍船 Nuestra Señora de Salvación 號於 1618 年往返印度的記載，此船領航員為 Pedro Martín Gray。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174v-175v.

¹³⁷ 筆者在會計室檔案所找到 1627 年前往馬尼拉的船隻共有 5 艘，分別是：1 艘來自印度由 Heronimo Pinto 負責；3 艘來自果阿各由 Manuel de Araujo 船長、Thomas de Sequeira 船長、Francisco Díaz Boto 船長所負責，雖船名相同皆是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但確定並非同一艘船；還有 1 艘 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 號來自葡屬印度 Nagapatan，由 Antonio de Mendoça de Brito 船長所負責。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50v-52v.

¹³⁸ 在會計室檔案可找到 8 艘於 1630 年進入馬尼拉的船隻，其負責人分別是 Pedro Alvarez、Francisco Manuel Rodríguez Moron、Manuel Francisco、Geronimo Hireero、Vital Mendez、Francisco de Sossa Perera、Manuel de Acuña、葡萄牙船長 Manuel Ledo de Lima。可知的船名則有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號、Nuestra Señora de la Limpia Concepción 號、San Francisco Xavier 號、San Jorge 號、San Antonio 號、Nuestra Señora de los Remedios 號，其他 2 艘未記錄船名。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2, fols. 48r-49r, 267r; Contaduría, 1213, fol. 26v.

¹³⁹ 會計室檔案所記載 1633 年進入馬尼拉的船隻有 2 艘，分別是來自 Cochin 的 San Lorenzo 號，由 Diego Ximenez 所負責，以及來自果阿的 San Juan 號，由 Luis Camelo Serano 負責。這兩艘船皆載西班牙陛下的貨。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4, fol. 366v. 另 1635 年有 1 艘由 Bernardo Sequeira de Vasconcelos 負責的船隻進入馬尼拉；1638 年也有 2 艘，1 艘是 Nuestra Señora de las Angustias 號，由葡萄牙船長 Domingo Rodrigues Pinero 負責，另 1 艘是來自果阿的 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將前往福爾摩沙島。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 571r;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 1154v;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72r.

1645					2 (1 艘難以確定)	$\geq 2^{140}$
1669		1 (1 艘 patache 來自 Masulipatam)				1
1670	1					1
1672				2 (1 艘確定是果阿，1 艘印度)	1	3
1675		1 (來自 Madras (Madrastapatam 王國))				1
1678		2 (皆是 patache)				2
1679		3 (皆是 patache)				3
1680		3 (3 艘 patache 來自 Madrastapatam)			1 (patache, 大副亞美尼亞人)	4
1681		5 (皆是 patache, 2 艘來自 Madrastapatam, 2 艘科羅曼德爾, 1 艘 Portonobo (在 Golconda 王國))				5^{141}
1683		4				4^{142}
1684	1 (patache, 大副亞美尼亞人)	7 (皆是 patache, 4 艘來自 Madrastapatam, 2 艘 Portonobo, 1 艘 Palamcotta)		1	1 (patache, 大副亞美尼亞人)	10^{143}
1685	1(patache)	2 (皆是 patache, 1 艘來自 Madrastapatam, 1 艘 Portonobo)		1	1 (patache)	5^{144}
1686		7 (皆是 patache, 4 艘來自科羅曼德爾, 2 艘 Madraataam, 1 艘 Portonobo)			1(patache)	8^{145}
1687		1(patache 來自 Portonobo)			2	3
1688	2(皆是 patache)	2(皆是 patache)				4
1690		3(皆是 patache, 1 艘 Portonobo)			1(patache)	4
1691		2(皆是 patache)				2
1692		3(皆是 patache, 1 艘來自 Madrastapatam)			2 (皆是 patache)	5
1693		2(其中 1 艘來自			1	3

¹⁴⁰ 1645 年進入馬尼拉的船隻有 1 艘來自蘇拉特的 Sopli 號，負責人為英人經辦員 D. Eduardo Pearce 和 Don Thomas Breton，他們依照 3% 的關稅在同年 11 月 20 日繳納 1,579 比索 7 多幣 9 格拉諾的商品稅。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5A, fols. 107v-108r.

¹⁴¹ 在兩本海關文件共有 13 艘船於 1681 年進入馬尼拉灣，1682 年則有 9 艘（見附錄表二）。

¹⁴² 在兩本海關文件共有 1 艘船於 1683 年進入馬尼拉灣（見附錄表二）。

¹⁴³ 在兩本海關文件共有 6 艘船於 1684 年進入馬尼拉灣（見附錄表二）。

¹⁴⁴ 在兩本海關文件共有 10 艘船於 1685 年進入馬尼拉灣（見附錄表二）。

¹⁴⁵ 在兩本海關文件共有 9 艘船於 1686 年進入馬尼拉灣（見附錄表二）。

		Madrastapatam)				
1694	1 patache)					1
1695		2 (皆是 patache)			1(patache)	3
1696		4 (皆是 patache)			1	5
1697		3 (皆是 patache)				3
1698	1(patache)	4 (其中 3 艘 patache)			2	7
1699		4 (其中 2 艘 patache , 1 艘來自 Madrastapatam)			1 (摩爾人的 船)	5
總數	7	≥ 71	≥ 8	≥ 23+7?	19	≥ 135

【附錄表一】南亞赴馬尼拉的船隻

資料來源：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pp.152-175.

編號	抵達查驗日期	出航地→中途站	船型/船名	船隻數	船主	船長	船長信仰/識字與否
1	1678/9/16	Madrastapatan (Golocondar 王國)	Patache/Condur	1		Domingo Mendes	—/識西文
2	1678/9/17	科羅曼德爾	Patache/—	1		Juan Dominguez (亞美尼亞人)	—/會說西文、寫阿拉伯文
3	1681/6/1	科羅曼德爾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 Sancto Thomas de Aquino	2		Thomas Núñez de Loarca (馬尼拉城人)	
4	1681/6/27 返回 Cavite	科羅曼德爾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 Señor Francisco, San Andrés	3		Francisco Milán (馬尼拉城人)	
5	1681/6/11	Madrastapatan	Patache/Carami	1		科羅曼德爾人 Manuel Madera	
6	1681/6/16	Madrastapatan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1		科羅曼德爾人 Juan Pérez 、 Manuel Ribeiru	
7	1681/6/25	Portonobo	Patache/Santa Rosa	1		Marcos Rapasso	
8	1681/8/23、9/5 查驗	Portonobo	Patache/Arderoso	1	摩爾人 Sedemarco	改信教徒 Rasuami	穆斯林/阿拉伯文
9	1681/9/10	Madrastapatan	Patache/Magomada	1	科羅曼德爾摩爾人	Francisco de Brito Correa	—/識西文
10	1681/9/13	科羅曼德爾的 Trangarber	Patache/—	1		Nina (摩爾人)	穆斯林/阿拉伯文
11	1681/9/22	科羅曼德爾的 Madrastapatan	Patache/San Joseph	1		Baltasar Pablo (亞美尼亞人)	基督徒/阿拉伯文?
12	1681/9/24	科羅曼德爾的 Portonobo	Patache/Ofel	1		Estefane Mancara (亞美尼亞人)	基督徒/阿拉伯文?
13	1682/6/15	科羅曼德爾的 Portonobo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 la Soledad	1		Juan Dominguez (亞美尼亞人)	基督徒/阿拉伯文?
14	1682/7/3	Madrastapatan	Patache/Tributor	1		Francisco Cameyro	基督徒/識西文
15	1682/7/21	蘇拉特	Patache/Latibivimo	1		Secmajomud (摩爾人)	穆斯林/阿拉伯

			Morachen				文
16	1682/85	蘇利特	Patache/Gayamber	1		Cauer Majamet (摩爾人)	穆斯林/阿拉伯文
17	1682/9/15	Portonobo	Patache/la Virgen del Milagro	1		Juan de León y Meneses	基督徒/識西文
18	1682/9/16 返回	Madrastapatan →麻六甲 (補給)	Patache/Santa Cruz y Santa Rossa	1	Antonio Nieto 將軍	Domingo de Lisaralde	基督徒/識西文
19	1682/9/17	Madrastapatan	Patache/Santa Rossa	1	住科羅曼德爾 Marcos Raposso	Fernando de Torres	基督徒/識西文
20	1682/9/17	Madrastapatan	Patache/Ana Puma	1		Manuel Rieuzero、Juan Paes	基督徒/識西文
21	1682/9/17 Cavite	Madrastapatan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1		Manuel Madera	基督徒/識西文
22	1683/11/3	Madrastapatan →Pangasinan →Lingayen→ Cavite	Patache/—	1			
23	1684/6/29 (1683 出 洋)	Madrastapatan →Pangasinan →麻六甲→ Cavite	Patache/Triblicani	1		Francisco de Almeida、Bla de Olivera Brito	基督徒/識西文
24	1684/6/29	Madrastapatan	Patache/Santa Rossa	1		Marcos Rapasso	/識西文
25	1684/6/29	科羅曼德爾的 Portonobo→ 麻六甲	Patache/San Miguel Arcangel	1		Philippe Mattheo (亞美尼亞人)	/懂西語、寫阿拉伯文
26	1684/7/24	蘇利特 (Gran Mogor 王國)	Patache/Casta Mugel	1		Saamir	穆斯林/阿拉伯文
27	1684/9/17	科羅曼德爾海 岸	Patache/—	1		Juan de León	
28	1684 出航 1685/4/12 到 Cavite	Portonobo→ 1684/9/26 Mariveles→澳 門→Cavite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y San Antonio de Padua	1		Diego de Olivares	/懂西語
29	1685/2/25 出航 1685/6/24 到 Cavite	孟加拉 Balazor 港	Patache/Melgari	1	Chinta Manisa (孟加拉海港長官)	Antonio de la Cruz	基督徒/識西文
30	1685/8/18	蘇利特	Patache/—	1		Salamatra	異教徒/
31	1685/8/20	蘇利特→麻 六甲 (26 日)	Patache/ Miaabdogafur	1		Dauchi (摩爾人)	
32	1685/8/26 返回 Cavite	科羅曼德爾	Patache/—	1	Juachin de Eguia		
33	1685/?	科羅曼德爾 →麻六甲	Patache/—	1			

34	1685/8/29	Portonobo→ 麻六甲(補給)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 la Piedad y las Venditas Animas	1		Juan Lorenzo	
35	1685/9/1 1685/9/3	Portonobo→ 麻六甲(補給)	Patache/Santa Rosa	1		司令 Pedro Pérez	基督徒/識西文
36	1685/9/15 1685/9/17	Portonobo→ 麻六甲(補給)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 libramiento y San Juan Baptista	1		Juan de León Meneses	基督徒/識西文
37	1685/9/23	Madrastapatan	Patache/Hermus	1		Thomas Perez 和 Manuel Gómes de Sosa	基督徒/識西文
38	1685/12/28	科羅曼德爾 →Pangasinan →Lingayen	Patache/Santa Rosa	1		Marcos Raposo	基督徒/識西文
39	1686/7/24	Madrastapatan →麻六甲 (補給)	Patache/Ana Puma	1		Francisco Mendez Percira 和 Juan Paez Gacio	/識西文
40	1686/8/2	蘇拉特→麻六甲(補給)	Patache/Fies Isbas	1		摩爾人 Siemahomat	穆斯林/阿拉伯文
41	1686/9/6	Madrastapatan →麻六甲 (補給)	Patache/Jesus Nazareno	1	Juan de Garay Coechea	Bartholomé de Ybarlusea	基督徒/識西文
42	1686/9/7	蘇拉特→麻六甲(補給)	Patache/Fermocha	1		摩爾人 Virazoz	穆斯林/阿拉伯文
43	1686/9/7	Madrastapatan →麻六甲 (補給)	Patache/Tributor	1		Pasqual de Gracia、Mahunina 或 Nina (摩爾人西文好)	基督徒&穆斯林/識西文
44	1686/9/12	科羅曼德爾	Patache/—	1	Joaquin de Eguia	Miguel de la Baia	
45	1686/9/13	Portonobo→ 麻六甲(補給)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 la Soledad	1	Joaquin de Eguia	Domingo de Lizamalde	基督徒/識西文
46	1686/9/20	Portonobo?	Patache/Nuestra Señora de la Piedad y Benditas Animas	1		Domingo de Lizamalde	基督徒/識西文
47	1686/9/22	Portonobo→ 麻六甲(補給)	Patache/Benditas Animas	1		Francisco de Lima Brito	基督徒/識西文

【附錄表二】十七世紀後期馬尼拉海關所載南亞赴馬尼拉灣的船隻資訊

資料來源：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298v-301r, 343v-345v, 346v-351v, 354r-368r, 419v-435v, 442v-444r;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r-40v, 43r-48v, 50r-87r, 88r-97r, 98r-112v, 113v-118v.

登記日期 (出航地)	船主/船長	布類貨品	其他貨品
1678/9/16 (Madrastapatan)	Domingo Mendes	20 corjas ¹⁴⁶ 普通 cambayas, 每 corja 20 疋。 20 corjas 細 cambayas。 70 corjas 象牌麻布, (每疋) 40 baras。 50 corjas 白色 sarampurs, (每疋) 17 baras。 10 corjas 白色 moxones, (每疋) 9 baras。 商品稅共繳 600p.	30 担硝石。 200 擔鐵。
1678/9/17 (科羅曼德爾)	亞美尼亞人 Juan Dominguez	2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100 疋。 15 網普通 cambayas, 每網 100 疋。 10 網 chitas, 每網 100 疋。 商品稅共繳 400p.	100 担鐵。 10 箱蘇利特香皂。 10 箱酒。
1681/8/23 (Portonobo)	船主摩爾人 Sedemarco/ Rafroami	20 網象牌麻布, 每疋 37 baras。 10 網普通 sarampurs, 每網 40 疋, 每疋 16 baras。 40 網窄 quilas, 每網 40 疋, 每疋 7 baras。 20 網寬 chitas, 每網 40 疋, 每疋 7 baras。 30 網普通 cambayas, 每網 80 疋, 每疋 7 baras。	100 担粗鐵。
1681/9/10 (Madrastapatan)	科羅曼德爾—摩爾人 Francisco de Brito Correa	3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15 疋。 4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 16 網象牌麻布, 每網 30 疋。 25 網 sarampurs, 每網 50 疋。 35 網寬 cambayas, 每網 60 疋。 10 網 balagatas, 每網 45 疋。 14 網深褐色 sarampurs, 每網 40 疋。 25 網寬 taphisiras, 每網 60 疋。	100 担鐵。
1681/9/13 (科羅曼德爾的 Tragarbar)	摩爾人 Nina	7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5 疋。 20 網 sarampurs, 每網 40 疋。 30 網普通導氣(gasas), 每網 50 疋。 30 網 cambayas, 每網 80 疋。	
1681/9/22 (Madrastapatan)	亞美尼亞人 Balthasar Pablo	1,000 疋象牌麻布, 每疋 37-38 baras, 共 50 網。 1,000 (疋) 白色 sarampurs, 共 20 網。 600 (疋) cambayas, 共 12 網。 200 (疋) 黑色 sarampurs, 共 4 網。	10 箱香皂。 4 網蘇利特香皂。
1681/9/24 (Portonobo)	亞美尼亞人 Estefano Mancara	48 網, 每網 25 疋的象牌麻布, 每疋 40 baras。 30 網 sarampurs, 每網 50 疋。 40 網 cambayas, 每網 60 疋。 32 網素布(mantas crudas), 每網 80 疋, 每疋 7 baras。	80 担粗鐵。
1682/6/15 (Portonobo)	亞美尼亞人 Juan Dominguez	5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5 疋。 25 網 sarampurs, 每網 50 疋。 50 網 cambayas, balagatas, 每網 80 疋。	20 盒酒。 150 担粗鐵。
9	Francisco Cameyro	6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5 疋。 100 網 sarampurs, 每網 40 疋。 50 網 mopongos, 每網 40 疋。 50 網 balagatas, 每網 40 疋。	300 担粗鐵。
1682/7/21 (蘇利特)	摩爾人 Secmajomud	7 網大 chitas, 每網 140 疋。 30 網小 chitas, 每網 120 疋。	50 担粗鐵。

¹⁴⁶ Corja 也寫成 corxa。指以 20 為單位的物品。葡萄牙人在估算布料的發貨量會使用 corja, 亦即一堆 20 疋的布。參見 James C. Boyajian,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p. 321.

		<p>12 網更小 chitas, 每網 240 疋。</p> <p>15 網深褐色 chitas, 每網 300 疋。</p> <p>11 網白 quilas, 每網 80 疋, 每 (疋) 12 baras。</p> <p>8 網桌巾, 每網 200 疋。</p> <p>8 網黑色 sarampures, 每網 120 疋, 每 (疋) 12 baras。</p> <p>10 網白色 sarampures, 每網 80 疋, 每 (疋) 12 baras。</p> <p>2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 每 (疋) 40 baras。</p>	
1682/8/5 (蘇拉達特)	摩爾人 Cauer Majamet	<p>50 網帆布 (lonas), 每網 100 疋。</p> <p>50 網寬 chitas, 每網 200 疋, 每 (疋) 5-6 baras。</p> <p>40 網 chita 製的小桌巾, 每網 80 疋。</p> <p>50 網中、粗象牌麻布, 以紙包裹, 每網 50 疋。</p> <p>10 網粗深褐色布片 (pañós), 每網 50 疋。</p> <p>10 網小地毯 (alcatifes o tapetes), 每網 20 疋。</p> <p>30 網大、小 gollorines, 每網 50 疋。</p>	
1682/9/15 (Portonobo)	Don Juan de León y Menece	<p>15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p> <p>8 網 cambayas, 每網 80 疋。</p> <p>40 網 sarampures, 每網 50 疋。</p> <p>25 網 cambayas, 有細的, 每網 80 疋。</p>	
1682/9/17 (Madrastapatan)	Marcos Raposo/ Femando de Torres	<p>35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 每疋 40 baras。</p> <p>20 網 sarampures, 每網 50 疋, 每疋 16 baras。</p> <p>60 網寬 cambayas, 每網 70 疋。</p> <p>8 網 cambayas, 有細的, 每網 60 疋。</p> <p>29 網 balagastas, 每網 80 疋。</p>	
1682/9/17 (Madrastapatan)	Manuel Rieuzero、Juan Paes	<p>5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 每疋 40 baras。</p> <p>100 網黑色 sarampures, 每網 50 疋, 每疋 16 baras。</p> <p>100 網 cambayas、balagastas, 每網 60 疋, 每疋 8 baras。</p> <p>65 網寬 cambayas, 每網 50 疋, 每疋 8 baras。</p> <p>50 網普通 sarampures, 每網 50 疋, 每疋 16 baras。</p>	
1682/9/17 (Madrastapatan)	Manuel Madera		<p>20 名 cañes 奴隸。</p> <p>30 木桶主滿巴達維亞葡萄酒。</p>
1682/9/25 (Madrastapatan)	Antonio Nietto/ Domingo de Lisaralde	<p>65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 每疋 38-40 baras。</p> <p>30 網 sarampures, 每網 50 疋, 每疋 16 baras。</p> <p>20 網普通 cambayas, 每網 20 疋。</p> <p>42 網 balagastas, 每網 100 疋, 每疋 6 baras。</p>	
1683/11/3 (Madrastapatan)		<p>80 網 balagatta, 每網 40 疋。</p> <p>20 網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p> <p>20 網 sarampures, 每網 40 疋。</p> <p>30 網粗 cambayas, 每網 30 疋。</p>	50 担鐵+僅值 100 p 的其他小貨品
1684/6/29 (Madrastapatan)	Francisco de Almeyda、 Blas de Olivera Brito	<p>100 網白象牌麻布, 每網 20 疋。</p> <p>50 網普通 cambayas, 每網 120 疋。</p> <p>25 網白 sarampures, 每網 80 疋。</p>	10 dauas 火藥+450 p 小貨品(含蔴、其他東西和食物)。
1684/6/29 (Madrastapatan)	Marcos Rapasso	<p>69 網白象牌麻布, 每疋 40 baras (其中 50 網, 每網 30 疋; 19 網, 每網 20 疋)。</p> <p>15 網普通 cambayas, 每網 120 (疋)。</p> <p>9 網 tafiziras, 每網 100 (疋)。</p> <p>10 網深褐色粗的 sarampures, 每網 60 疋。</p>	50 担鐵 30 担釘子+150p 小貨品和食物
1684/6/29 (Portonobo)	亞美尼亞人 Phelipe Mattheo		600 担麥。
1684/7/24	摩爾人 Saamir	46 網素布, 每網 100 (疋)。	300p 小貨品 (含

(蘇拉特)		45 網白和深褐色的 sarampures, 每網 100 疋。 5 網深褐色布, 每網 7.5 corjas。 2 網深褐色的白布, 每網 300 疋。 3 網稱 riabaride 的白布, 每網 200 疋。 3 網稱 quilap, 每小網 300 疋。 12 網桌巾, 每網 200 疋。 3 網寬床罩, 每網 200 疋。 10 網寬 chitas, 每網 200 疋。 7 網大 quilap, 每網 80 疋。 25 網中的象牌麻布, 每網 80 (疋)。 3 網中的象牌麻布。 3 網中的象牌素麻布, 每網 60 疋。 5 網白薄紗, 每網 70 疋。 2 網薄紗, 每網 70 疋。	玫瑰水、歐梓籬、其他東西和食物)。
1685/622 (孟加拉 Balazor 港)	Chinta Manisa/ Antonio de la Cruz	硝石、鐵、cambayas 衣料、mopongos、酒、麥、少許火藥、胡椒、孟加拉衣料、其他。 6 網屬草本(yerba) ¹⁴⁷ 和纖維(lina) ¹⁴⁸ 的亞麻(nelis) ¹⁴⁹ , 每網 100 疋, 每疋 9 baras。 5 網 guingones, 每網 100 疋, 屬草本和纖維。 8 網薄紗, 每網 100 疋, 每疋 11 baras。 3 網屬草本和絲的 chacalas, 每網 100 疋, 每疋 18 baras。 2 網屬草本、絲和纖維的 sacis, 每網 100 疋。 1 網粗腰帶(senidores), 共 240 片, 每網 2.5 baras。 1 網屬草本和纖維的絲布(picotes), 50 疋, 每疋 10 baras。 2 網白薄紗, 共 101 疋。 14 網 cambayas, 共 1400 疋, 每 (疋) 8 baras。 2 網屬草本和纖維的 tafisiras, 共 400 疋, 每疋 8 baras。 15 網 cotonia、船帆布料, 共 750 疋, 每 (疋) 12 baras。 1 網白薄紗, 共 100 疋, 每 (疋) 12 baras。 1 網白 beatillas, 共 100 疋。 10 網粗 sarampuris 衣料, 共 1000 疋, 每 (疋) 9 baras。 1 網司上, 共 125 疋, 同上 9 baras。 1 網花的 beatillas, 共 100 疋。 1 網有 4 個凹口床帳和 10 疋有花紋的 beatillas。 100 疋屬草本及條紋的塔夫綢, 每 (疋) 9 baras。 100 疋司縐約, 平面。 120 疋屬草本的腰帶, 每 (疋) 2.5 baras。 100 疋 taficiras, 每 (疋) 8 baras。 100 疋 beatillas, 每 (疋) 20 baras。 125 疋有條紋的薄紗。 50 疋屬草本和纖維的麻布, 作手帕用。 29 疋作床帳的薄紗, 每 (疋) 8 baras。 164 疋有顏色薄紗, 每 (疋) 8 baras。 10 網 guingones, 每網 100 疋, 每 (疋) 10-11 baras。 10 網亞麻, 每網 100 疋, 每 (疋) 10-11 baras。	16 網麻繩線, 每網 0.5 担。 15 担火藥。 325 担麥。 225 袋硝石 共 225 担。 222.5 担加工的釘子。 64 盒酒 每盒有 15 小瓶。 152 担胡椒。 1.5 担安息香。 2 個象牙。 11 担錫蘭肉桂。 9 担明礬石。 1 担蘇丹白銀 tñical。 2 盒玫瑰水。 1 盒橄欖油, 有 15 小瓶。 2.5 arobas 象牙。 3 担可食丁香花乾。 5 担胡椒。 7 個象牙 有 1 担。

¹⁴⁷ Yerba 也寫成 yerua, 在這些貨品清單似乎有時用來指可績布的草本植物, 有時也用來描述布料的外觀。

¹⁴⁸ 指纖維線。

¹⁴⁹ Nelis 是誤寫, 應是 lines 或 linos, 即亞麻。

		<p>1 網 sarampuris，共 60 疋。</p> <p>4 網 Bernardo Díaz 助理（住在城外 Minondo）的衣料。</p> <p>1 網屬草本和纖維的亞麻，共 100 疋，每疋 12 baras。</p> <p>1 網屬紗，每網 100 疋，每疋 10 baras。</p> <p>1 網共 50(疋)的白衣料(paños)，每(疋) 9 baras。</p> <p>1 corja 共 20 疋亞麻，每(疋) 9 baras。</p> <p>10 疋亞麻，如上的 baras。</p> <p>2 corjas 白色 sarampures，每疋 15 baras。</p> <p>2 corjas 屬草本的 longiris，每 corja 20 疋，每疋 2.5 baras。</p> <p>1 corja 屬草本的塔夫綢，每疋 20 baras。</p> <p>10 疋屬草本的塔夫綢，每疋 9 baras。</p> <p>10 疋小絲布，每(疋) 9 baras。</p> <p>6 疋有條紋的屬紗，每疋 10 baras。</p> <p>1 疋 mopongo，共 2 baras。</p> <p>6 疋屬草本的小絲布，每疋 8 baras。</p> <p>1 疋屬草本的硬布(peñasco)，每疋 9 baras。</p> <p>2(疋)草本的 cambayas，每疋 8 baras。</p> <p>5 疋細 beatillas，每疋 20 baras。</p> <p>20 疋普通的 beatillas。</p> <p>5 疋有條紋的屬紗，每疋 9 baras。</p> <p>15(疋)薄紗，每疋 12 baras。</p> <p>2 疋 mopongo。</p> <p>1 (疋) 白色 sarampur。</p> <p>1 疋製衣的小絲布。</p> <p>1 網共 20 (疋)的 guingones 和 20 疋屬草本的絲布。</p> <p>1 corja 亞麻，共 20 疋。</p> <p>1 corja 的 sarampuris，共 20 疋，每疋 15 baras。</p> <p>1 corja 的 guingones，共 20 疋，每疋 10 baras。</p> <p>8 疋屬草本和絲綢的塔夫綢。</p> <p>18 疋白屬紗。</p> <p>20 疋加工的絲和草本。</p> <p>16 疋如上，每疋 10 baras。</p> <p>10 疋絲和纖維的手帕。</p> <p>4 疋絲製 taficiras，每疋 9 baras。</p>	
1685/8/18 (蘇拉特)	Dauchi 摩爾人	<p>15 網蘇拉特 chitas，每網 10 corjas。</p> <p>10 網普通 chitas 的桌巾，每網 10 corjas。</p> <p>10 網完整的 quilap，每網 4 corjas。</p> <p>10 網小 quilap，每網 4 corjas。</p> <p>25 網稱 quilap 的厚白布，每網 4 corjas。</p> <p>50 網素布，每網 3 corjas。</p> <p>75 網稱 dungris 的厚布，每網 5 corjas。</p> <p>7 網黑布料、細布、chapa，每網 10 corjas。</p> <p>10 網深褐色 sarampuris，每網有 6 corjas 和 5 paños。</p> <p>5 網白色 sarampuris，每網有 6 corjas 和 5 paños。</p> <p>10 小網白色細 sarampuris，每網 2.5 corjas。</p>	10 籃香，每籃約 1.5 担。
	1685/8/21 船員和其他人	<p>10 網 chitas，每網 10 corjas。</p> <p>8 網普通 chitas 的桌巾，每網 10 corjas。</p> <p>8 網全面的 quilap，每網 4 corjas。</p> <p>8 網小的 quilap，每網 4 corjas。</p> <p>20 網稱 quilap 的白厚布，每網 4 corjas。</p>	<p>4 網玫瑰水。</p> <p>4 網杏仁。</p> <p>20 隻葡萄乾。</p> <p>30 盒酒。</p> <p>30 籃當地香皂。</p>

		200 (網) 普通 gollorines。	
1685/8/29 (Portonobo)	Juan Lorenzo	170 網象牌麻布，每網 20 疋，每疋 40 baras。 50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80 疋。 40 網 sarampuris，每網 40 疋，每疋 16-17 baras。 20 網細紗，每網 40 疋。 50 網 mopongos，每網 60 疋。 50 網 tafisiraz，每網 60 疋。	100 担硝石。 24 盒酒。 2 桶茴香烈酒。 50 担粗鐵。 4 箱中的寫字台。
1685/9/1 (Portonobo)	Pedro Pérez	276 網象牌麻布，每網 30 疋。 18 網普通 cambayas，共 80 corjas。 36 網普通深褐色細紗，共 149 corjas。 18 網染色 sarampures，共 70 corjas。 17 網普通 taficiras，共 76 corjas。 1 網 paracala，共 4 corjas。 6 網薄紗，每網 9 corjas。 2 網黑細紗，每網 4 corjas。 1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6 corjas。	
1685/9/15 (Puertonobo)	Juan de León y Meneses	170 網白象牌麻布，每網 30 疋，每疋 40 baras。 60 網黑色 sarampures，每網 3.5 corjas，每疋 16 baras。 80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3 corjas，每疋 8 baras。 10 網黑細紗，每網 3.5 corjas，每疋 20 baras。 45 網窄 quila，每網 30 corjas，每疋 6 baras。 65 網粗 mopongos，每網 30 corjas，每疋 6 baras。 30 網藍粗 taficiras，每網 30 corjas，每疋 6 baras。	
	1685/9/21 商人和船員等	250 網象牌麻布，每網 30 疋，每疋 40 baras。	
1685/9/23 (Madrastapatan)	Thomas Pérez, Manuel Gómez de Sosa	250 網象牌麻布，每網 20 疋，每疋 40 baras。 150 網 sarampuris，每網 3 corjas，每 corja 20 疋。 50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3 corjas，每 corja 20 疋，每疋 8 baras。 30 網 mopongos，每網 3 corjas，每 corja 20 疋。 20 網黑粗 sarampures，每網 2 corjas，每 corja 20 疋。	150 担粗鐵。 10 担硝石，共 180 袋。 10 個大鐵錨，每個 30 擔 (quintales)。
	1685/9/25 商人和船員	255 網象牌麻布，每網 20 疋，每疋 40 baras。	
1685/12/28 利羅曼德爾	Marcos Raposso	205 網白象牌麻布，每網 20 疋，每疋 39 baras。 48 網白象牌麻布，每網 20 疋，每疋 40 baras。 81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4 corjas。 83 網 mopongos，每網 4 corjas，每疋 7-8 baras。 26 網深褐色細紗，每網 3 corjas，每疋 12 baras。	共 443 網。
1686/7/24 (Madrastapatan)	Joan Paez、Francisco Mendes Pereira	300 網白象牌麻布，每網 30 疋。 55 網 zarampures，每網 80 疋。 150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120 疋。 55 網 mopongos，每網 120 疋。 100 紮 (chupones) 白象牌麻布，每紮 15 疋。 100 紮 balagatas，每紮 60 疋。 50 紮普通 cambayas，每紮 60 疋。 50 紮黑象牌麻布，每紮 15 疋。	250 担鹽。 400 担紅木棍作小床和其他工程。 150 担粗鐵。 125 担船隻用的釘子。
	腐爛的布料 1686/10/22	2,530 疋腐爛的白象牌麻布，已難利用。 560 疋沾字的象牌麻布。 144 疋沾字的白色 sarampures。 480 疋腐爛的 sarampures，已難利用。 467 疋沾字的普通 cambayas。 220 疋腐爛的普通 cambayas。	

		<p>41 疋沾污的黑色 sarampures。</p> <p>60 疋腐爛的 sarampures。</p> <p>500 疋腐爛的 mopongos，已難利用。</p> <p>28 疋沾污的 mopongos。</p> <p>35 疋腐爛白色的 paracalas。</p> <p>45 疋沾污的象牌素麻布。</p> <p>65 疋腐爛的窄素布，稱細 cacha，每疋 12 baras。</p>	
	1686/12/2	商品共 7100p.	
1686/8/2 (蘇利立特)	Aamedo Sexmahomat 或 Sesmoang 摩爾人	<p>20 網 quilap，每網 80 疋，每疋 20 baras。</p> <p>15 網白 quilap，每網 80 疋，如上的 baras。</p> <p>5 網素 quilap，每網 100 疋，如上的 baras。</p> <p>30 網深褐色 sarampures，每網 100 疋，每疋 12 baras。</p> <p>10 網深褐色窄 quilap，每網 100 疋，每疋 14 baras。</p> <p>5 網深褐色 quilap，每網 300 疋，每疋 6 baras。</p> <p>5 網白 quilap，同上的疋數和 baras。</p> <p>12 網粗 chitas，每網 200 疋，每疋 6 baras。</p> <p>10 網粗 chitas，每網 200 疋，每疋 9 baras。</p> <p>45 網普通 chitas 的桌布，每小網 200 疋。</p> <p>70 網白素布，每網 100 疋，每疋 7 baras。</p> <p>25 網如上深褐色布，每網如上的疋數。</p> <p>6 網如上白布，如上疋數。</p> <p>20 網小 chitas 的 gollorines，每網 50 gollorines。</p> <p>2 網，共 50 疋天鵝絨或 40 疋 taficiras (1 疋 7 baras)、40 疋綾 (1 疋 7 baras)、40 疋絲 cambayas (1 疋 8 baras)。</p>	<p>10 網棉花團，每網 1 擔。</p> <p>300 担硝石。</p> <p>15 盒蘇利立特香皂，每盒 200 對。</p> <p>10 盒葡萄乾 每盒 1.5 担。</p> <p>30 盒玫瑰水 每盒 150 瓶。</p> <p>4 担杏仁，其和葡萄乾均是禮物。</p>
	1686/8/11 船員、官員	<p>200 網普通 chitas，每網 100 疋，每疋 8 baras。</p> <p>100 網深褐色 quilap，每網 80 疋，每疋 12 baras。</p> <p>50 網普通 chitas 的桌巾，每網 200 疋。</p> <p>30 網 chitas 的 gollorines，每網 50 gollorines。</p> <p>6 網，共 150 疋天鵝絨(terciopelo)。</p> <p>120 疋 taficiras，每疋 7 baras。</p> <p>120 疋綾，如上 baras。</p> <p>120 疋絲 cambayas，每疋 8 baras。</p>	
1686/9/6 (Madrastapatan)	Joan de Garay Coechea/ Bartolomé de Ybarlusca	<p>105 小網白象牌麻布，每小網 25 疋，每 (疋) 40 baras。</p> <p>14 小網 sarampures，每小網 60 疋，每 (疋) 16 baras。</p> <p>57 小網普通 cambayas，每小網 60 疋，每 (疋) 8 baras。</p> <p>7 小網 mopongos，每小網 60 疋，每 (疋) 8 baras。</p> <p>4 小網染色象牌麻布，每小網 25 疋。</p> <p>6 小網黑色 sarampures，每小網 60 疋。</p>	6 盒。
	1686/9/9 船員、官員的箱子	<p>20 小網白象牌麻布，每小網 25 疋，每疋 40 baras。</p> <p>10 小網普通 cambayas，每小網 60 疋，每 (疋) 8 baras。</p> <p>3 小網普通 taficiras，每小網 50 疋，每 (疋) 6 baras。</p>	
1686/9/7 (蘇利立特)	Virazor 摩爾人	<p>13 網粗木罩，共 123 corjas，每 corja 20 疋。</p> <p>63 網粗 chitas，共 750 corjas，每 corja 20 疋，每疋 7 baras。</p> <p>33 網黑 quilap，共 260 corjas，每 corja 20 疋，每疋 17 baras。</p> <p>22 網寬 chita 作的女孩用 sayas，每 saya 4 baras，有 440 corjas，每 corja 20 saya。</p> <p>17 網白素布，每網 10 corjas，每疋 7 baras。</p> <p>2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15 corjas，每疋 4 baras。</p>	<p>33 担胡椒。</p> <p>6 担杏仁。</p> <p>7 担葡萄乾。</p> <p>3 盒玫瑰水，每盒 100 瓶。</p>
	1686/9/12 官員的客艙	<p>20 網中的象牌麻布，每網 100 疋。</p> <p>20 網深褐色衣料，每網 200 疋，每疋 8 baras。</p>	

		5 網普通 chitas 的桌巾，每網 200 疋。 5 網普通 chitas，每網 200 疋，每疋 8 baras。	
1686/9 (Madrastapatan)	Pasqual de Gracia 和摩爾人 Nina	280 網象牌麻布，每網 30 疋，每 (疋) 40 baras。 70 網白色 sarampures，每網 4 corjas，每疋 16 baras。 50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80 疋，每疋 8 baras。 50 網普通 taticiras，每網 80 疋。	500 担鐵。
	1686/9/11 官員的客艙	350 網象牌麻布，每網 30 疋，每 (疋) 40 baras。	
1686/9/12 (科羅曼德爾)	Jochin de Eguia/Miguel de la Baia	象牌麻布、衣料。	
1686/9/13 (Portonouo)	Jochin de Eguia/ Domingo de Lizarralde	180 網白象牌麻布，每網 15 疋。 50 網 cambayas、balagatas，每網 70 疋。 25 網素布，每網 70 疋，每疋 17 baras。 30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80 疋。 25 網 cambayas、balagatas，每網 60 疋。 20 網普通 cambayas，每網 60 疋。 30 網 tapis，每網 70 疋。 20 網普通 taticiras，每網 70 疋。 10 網素布，每網 60 疋，每疋 6 baras。 18 網普通 cambaias，每網 70 疋。	
1686/9/23 (Portonobo)	Francisco de Lima Brito	97 網白象牌麻布，每網 25 疋。 39 小網白色 sarampures，每小網 60 疋。 52 網深褐色 sarampures，每網 60 疋。 3 小網 mopongos，每小網 60 疋。 5 小網普通 cambaias，每小網 80 疋。	

【附錄表三】十七世紀後期印度到馬尼拉的船貨

資料來源：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298v-300r, 343v-345v, 346v-351v, 354r-368r, 426v-428r, 431r-435v, 428r-431r;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r-3r, 8r-9v, 12r-14v, 19v-24r, 28r-32r, 34r-36v, 38r-39v, 43v-47r, 50r-53r, 56v-58v, 63r-64v, 66r-68v, 70v-73r, 74v-76v, 85r-86v, 92v-97r, 100r-112v.

備註：表中的 p. 指的是比索 (peso)。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一) 西班牙印地安斯檔案館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簡稱 AGI)

AGI, Filipinas, 64, Vol. 1 & Vol. 2

AGI, Contaduría, 1210—AGI, Contaduría, 1226

(二) 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圖書館

De Mançano, Melchior.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萬曆四十八年 (1620) .

二、古籍

(明) 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三、專書

(一) 中文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 (1657-1687): 史料分析與譯註》,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

陳烈甫,《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係的過去與現在》,臺北:正中書局,1970。

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

潘尼迦 (K. M. Panikkar) 著,德隆・望蜀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

(二) 外文

Aslanian, Sebouh David.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Circul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of Armenian Merchants from New Julf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Blair, E. H.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Ohio: A. H. Clark, 1903-1909.

Boyajian, James C.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Boxer, C. 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Chaunu, Pierre.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Par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VI^e Section. Centro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1960.

- Curtin, Philip D.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algado, Sebastião Rodolf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II.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19.
- Díaz Trechuelo, María Lourdes. *Filipinas. La Gran Desconocida (1565-1898)*. Pamplona: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Navarra, 2001.
- Dodwell, Henry. *The Nabobs of Madra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Ltd., 1926.
-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998.
- Espasa Calpe ed. *Diccionario Enciclopédico Espasa*. Vol. 1. Madrid: Espasa Calpe, S. A., 1995.
- Gil, Juan.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Lisboa: CCCM, I. P., 2011.
- Gil, Juan. *La India y el Lejano Oriente en la Sevilla del Siglo de Oro*. Sevilla: Ayuntamiento de Sevilla, Instituto de la Cultura y la Artes de Sevilla, 2011.
- Malekandathil, Pius. *Portuguese Cochín and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1500-1663*. New Delhi, Manohar, 2001.
- Prieto, Carlos. *El Océano Pacífico: Navegantes Españoles del Siglo XVI*.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75.
- Quiason, Serafin D. *English "Country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1644-1765*.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66.
-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en que se Explica el Verdadero Sentido de las Voces, su Naturaleza y Calidad, con las Phrases o Modos de Hablar, los Proverbios o Refranes, y Otras Cosas Convenientes al Uso de la Lengua [...]*. Compuesto por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tomo primero. Que contiene las letras A.B. Madrid: Imprenta de Francisco del Hierro, 1726.
-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Tomo cuarto. Madrid: 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por los herederos de Francisco del Hierro, 1734.
-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I. Madrid: Espasa-Calpe, 1992.
- Riello, Giorgio &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9.
- Seijas, Tatiana. *Asian Slaves in Colonial Mexico: From Chinos to Indi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Souza, George Bryan.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Valladares, Rafael. *Castilla y Portugal en Asia (1580-1680): Declive Imperial y Adaptación*.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Veríssimo Serrão, Joaquim, *Portugal en el Mundo*. Madrid: editorial Mapfre, 1992.
- Yule, Henry.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四、期刊論文

(一) 中文

- 李慶，〈居澳葡人對馬尼拉華貨供給的「壟斷」與遠東海貿格局（1619～1634）〉，
《澳門理工學報》，第3期（2016），頁43-52。
- 施其樂 (Carl T. Smith)、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
《文化雜誌》，第55期（2005），頁87-103。
- 維因克 (Marcus P. M. Vink) 著，葉蜚聲譯，〈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協定 1641-1663〉，
《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3），頁15-31。

(二) 外文

- Baena Zapatero, Alberto & Xabier Lamikiz. “Presencia de una Diáspora Global: Comerciantes Armenios y Comercio Intercultural en Manila, c. 1660-1800,” *Revista de Indias*, Vol. 74, No. 262, 2014, pp. 693-722.
- Baladouni, Vahé & Margaret Makepeace eds. “Armenian Merchant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Sourc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Vol. 88, No. 5, 1998, pp. i-xxxvii+1-294.
- Bhattacharya, Bhaswati. “Making Money at the Blessed Place of Manila: Armenians in the Madras-Manila Trad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3, 2008, pp.1-20.
- Villiers, John. “Manila and Maluku: Trade and Warfare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1580-1640,” *Philippine Studies*, Vol. 34, No. 2, 1986, pp. 146-161.

五、專書論文

(一) 中文

- 方真真，〈人員與貨品的流動：西班牙時期福州、北臺灣、馬尼拉及澳門的多邊航線（1626-1642）〉，鄭永常主編，
《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臺北：里仁書局，2015，頁369-418。
- 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與臺灣（1565-1642）〉，
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31-48。

(二) 外文

Díaz Trechuelo, María Lourdes. “Relaciones en Oriente en la Edad Moderna. Veinte Años de Comercio entre Filipinas y China,” in Ernesto de la Torre Villar (compilador). *La Expansión Hispanoamericana en Asia. Siglos XVI y XVII*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0), pp. 134-148.

六、 研討會論文

方真真，〈十七世紀東亞西班牙殖民港市的特色：從馬尼拉到北臺灣的 San Salvador〉，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主辦、成大人社中心「近世（16-19 世紀）東亞海港城市研究計畫」合辦「近世東亞海港城市研究工作坊（2）」，2013 年 5 月 17 日，頁 1-31。

（責任編輯：曾憶勤）